

· 长篇报告文学 ·

青 春 无 悔

——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张燕

何培嵩 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目 录

引 子	握手之间·····	(1)
第一章	体验妆殓·····	(5)
第二章	如梦花季 ·····	(18)
第三章	水口边检站 ·····	(36)
第四章	南宁边检站 ·····	(48)
第五章	择业 ·····	(61)
第六章	一石击水 ·····	(73)
第七章	难说再见 ·····	(88)
第八章	花丛里的故事·····	(101)
第九章	不是尾声：此刻难忘·····	(112)



引子：握手之间

我与她的手相握。

我感觉到，这双手有点粗糙，有一层薄薄的茧。

我知道她这双手与众不同。这双手在3年里为4800多具尸体妆殓。妆，就是为死者整容，化妆，上色，使其尽量有如生时一样鲜活生动，让活着的挚爱亲朋感到欣慰；殓，即收尸，然后为其洗擦沐浴，换上新衣鞋袜。

她叫张燕，33岁，南宁市殡仪馆的妆殓工。

2001年5月9日晚，南宁市花满楼酒家。我作为报告文学作家，被专门介绍与她认识，同时参加这顿工作餐的还有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出版社以及市殡葬管理处的若干领导。

握手之中，我注视着那双眼睛。

眼睛乃心灵之窗。她的眼睛不很大，但有神。在我的想象中，这双眼睛应当会有几缕无法掩饰的沉重、忧郁、痛苦、麻木甚至失落。因为，在长久的1000多天里，这双眼睛看见过太多的亡灵，所以理所当然地会有许多沉痛而厚重的积淀。但现在我在她的眼里，却出乎意外地看到了明亮、清澈、温情、冷静、充实、善良、爱和美。

她给我很强烈的第一印象：素。

素面，素装，也就是通常文学作品中形容的“素面朝天”。深咖啡色长袖上衣，蓝色长裤，质地很一般的中跟皮鞋。她单眼皮，直直的鼻梁，端庄的脸庞不是很白，没施脂粉，没抹口红，



只淡淡地画了眉。没戴戒指，没染指甲，没有项链，也没有耳环。甚至，连耳环孔都没有。她有点单薄，那么文静，清纯，谦恭，少言，不张扬，总是有意地坐到不起眼的位置，并且显得尽量地不惹人注意。她默默地浅笑着倾听男人们和有一定年纪或有一定地位的人们的高谈阔论，自己却一言不发。她明显地使我感到她是在着意地淡化自己。她的装扮和言谈举止都使我想起电影术语的“淡入”和“淡出”。

我觉得，她的素，是她这种年龄段和经历的女人少有或没有的。

席间，我确实没听她说过一句话。我想，她或许是生性如此。而且，现在是觥筹交错战犹酣的“男人世界”；而她，是独一无二的女性。她曾经两次站起来，谦逊而真诚地微笑着，用手中的罐装椰子汁向我敬“酒”。碰杯时，第一回说“辛苦了！”第二回道“谢谢您！”用一种低低的，我仅能听清楚的声音。我明白：饭前我曾经告诉过她出版社约我在短短一个月之内连采访带写作，得拿出这个关于她事迹的1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这当然是件辛苦的差事，所以她向我道“辛苦”；而写书这件事，客观上我是在为她也是为民政部门和殡仪馆做宣传，所以她向我说“谢谢”。她言语不多，但到位。

来之前，我研究过她的简历以及现在正“如火如荼”地宣传她的事迹的多种媒体上的报道。

她的经历其实很简单。我将它们分为三大块。第一块，1岁至19岁，从小学念书到高中毕业。第二块，20岁到30岁，参军，一直在边防部队11载；其间，上过部队中专（武警南宁指挥学校）和部队大专（廊坊武警学院）——可谓是她“军旅生涯”。第三块，31岁到33岁，从部队转业到南宁市殡仪馆干妆殓工；用媒体的新闻语言说法是“她完成了从‘南疆国门’到‘天堂之门’的人生道路的大跨越和从‘边检员’到‘妆殓员’

的人生角色的大转换。”

她的人生道路，在我脑中“砸”入一个感觉：她一直挺顺利，几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从小到大，她没有大起大落，没有遭遇什么给她带来巨大创痛的挫折和磨难；生活赐予她的大多是鲜花、阳光和关爱。

当然，这里值得一说和特别强调的是：她是从干部到工人；从边防武警中尉到普通妆验工；而且，她是年轻女性。这在全国，是惟一的。这一点，正是她的“热点”和“亮点”。这么一个人生大落差也是她之所以一时间成为新闻人物和先进典型的最主要原因。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的。

她的家庭也相当优越。她的父亲张本贤和母亲曹凤琴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父母是大学同班同学，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柬埔寨语专业，尔后双双分配到广西外事办公室。父亲退休时是广西旅游服务公司总经理，母亲退休时是广西国际旅行社部门经理。而且，二老经常被外交部门派遣前往柬埔寨担任重要国际事务的翻译。而她是独生女儿，上无哥姐下无弟妹，有如掌上明珠。她的丈夫罗奔毕业于广西农学院，知她爱她疼她，而且通情达理，在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场办事处任副科长。她还有一个才3岁大的可爱女儿。作为女儿、妻子、母亲，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她都够得上“幸福”二字。

我承认，我钦佩她的勇气。我和许多常人一样，为她的一种精神所折服，她转业时才30岁，正是人生的成熟期，正是最宜拼搏、冲刺、事业如日中天而原该好好享受人生的最佳年龄段。她又粗懂英文、精通电脑，可谓有一技之长，本来满可以在许多部门、单位谋一“高就”。我们确实很难将拥有这样家庭、阅历、年纪、特长的一个美丽女人与殡葬业、与“死人”二字联系起来。

所以，我非但没有一丝半毫害怕她这个人和害怕接触她这双





手。相反，一想到她就是用这双手美化、抚摸并且用自己的爱慰藉过数千张亡人的脸，从而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我蓦然对这双手和她这个人生出深深的敬意。觉得她这双手了不起，她这个人同样了不起。在她身上，同时糅合着普通和伟大，平常和崇高，简朴和华贵，一般和美丽……

是的，她是美丽的。

我觉得，惟有“美丽”二字才能概括她的一切，从外表到内心。

女人是一部书。

美丽的女人是一部美丽的书。

让我们轻轻翻开她的书页，读懂年轻的她的昨天和今天。



第一章 体验妆殓

我亲自体验了一回收殓死人。殡葬业术语叫殓尸，由妆殓班的工人专司此职。

2001年5月6日下午2时，南宁市殡葬管理处书记陈国生带我到一辆白色的灵车旁。天下着迷蒙小雨。车子挺新，是中型面包车，车的两侧漆着黑色的“中国殡仪”四个大字，十分醒目。司机告诉我：这是殡葬专用车，一次可殓尸两具，虽然跑起来颠了点，但爬山过岭淌河沟，够劲，比过去临时组装的“陋车”，强多了！看车头，写有“重庆合资产品”和“五十铃”字样；车尾，则有“中国专利产品”六字。

前排司机座可坐二人，后排亦是二人。司机、张燕和一男一女两位师傅，加上我这个“体验生活”的，便成了五个人——我便挤坐在后排。

张燕穿工作服：淡蓝色长袖衬衫，深蓝长裤，黑布鞋。女师傅穿粉红短袖上衣，染过的咖啡色头发盘得很漂亮。男师傅浓密的头发梳理得纹丝不乱。司机瘦而高，显得很精干，听说很快就要聘为殡仪馆副馆长。

今天的目的地是国营明阳农场，距殡仪馆30多公里。一路上谈谈天气，论论股市行情，讲讲摸彩中奖。我从男师傅手中接过一张香烟盒大小的牛皮纸的殓尸通知单，写着：王亚娇，女，75岁，明阳农场4区9栋。

车子果然有点颠。司机开得飞快。说话间，已来到农场宿舍



区了。在横街窄巷转悠了几圈便找到了4区9栋。

一溜低矮的平房。为了避邪，相邻十几家的门口都挂了柚子树枝，门前一概燃起小火堆，腾腾烟雾在细雨薄雾中弥漫。门内传来哀哭声。循声入内，先过灶堂间——这里正烹煮鸡、猪一类的牺牲；再进里间，但见死者躺在门板上，一张鲜红崭新棉毯覆盖全身，其周边齐崭崭一圈儿跪着十几个儿孙后代。有香，烛，有人烧纸钱，也有人絮絮叨叨说着老人的生平、为人和送行上路一类的话……

我们就在屋外耐心地等待。

良久。有人说：行了！

车后门被打开了。宽敞的后车厢并排摆放着两副担架。张燕和女师傅抬着其中的一副。进屋。男师傅掀起红毯，换上一张带来的印着“消毒布”的新白布，他们三人很熟练很利索地将白布裹好尸体，抬着出了门。

张燕和女师傅各抬一头。她们从容而小心地走着。

这段路只有百多米。不知怎的，我看着张燕的背影，眼前出现了电影中的“叠印”画面：一个是如今从容迈步的她，一个是三年前身穿戎装肩扛一杠两星的她……

这个“叠印”稍纵即逝。但它还是深深烙进了我的脑海里，以后许多天挥之不去。灵车、担架、哀哭、死人……我当即觉得张燕不容易，主要是心理上的不容易，角色转变上的不容易。

当然，如今与张燕一起干活的两位师傅以及她的其他所有的前辈当初在迈出他们人生的这一步时，或许更加不容易。

她们将死者抬进灵车。车旁泥泞的土路上，家属们再次长跪不起。鞭炮声、哭声震天。雪白的纸钱在空中翻飞，像白蝴蝶般飘落。

灵车开去……

路上。女师傅在打盹。大概为了消磨时间和出于客气，张燕



和我低声聊一些平常的话题。

回到殡仪馆，老人的遗体被他们安放到偌大停尸库的一个格子里。死者亲属没跟来，他们说，先存放着，几天后他们看好了日子，再来告别、火化。

我就想，这是张燕和她的同事们天天干的活。这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and 分内事。我的脑海里还是闪过这 3 个字：不容易！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体验化妆。当然是看张燕操作。

尸库很大，不亚于一个篮球场。一格格标了号码的停尸格，可以同时停放几十具尸体。当然是冷藏。即使在三伏天，停放个把星期没事。

张燕从 27 号尸格拖出一具尸体，转移放置到架子车上。那尸格原先的空间就冒出一阵轻烟般的寒气。她将四轮架子车推到尸库中央，十几米高钢架结构的屋顶上，全是透明度极佳的玻璃瓦，灿烂的阳光洒下来，一片明净，足以使你觉不出一丝半缕的阴森。

死者 50 开外，男性，略胖。张燕和一位年轻女工麻利地为死人穿寿装——这是殡仪馆缝制的：白衬衣，黑衣裤，白袜，黑鞋，头下还垫上一只三角形的红枕头。

化妆了。张燕挥舞剃刀（这是老式的有把的剃刀，可以磨得锋利。他们说死者的胡茬特别坚韧难刮，所以得用这种老剃刀）熟练地将鬓角、唇髭、下巴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然后梳头；再用一把小排笔在脸庞上涂抹粉红色脂粉。这时你退出几步遥视，你会感到死者脸上浮现些许活气。整个化妆完毕，死者面容显得干净而安详。在一旁一直静观默察的一对母子，脸上显出满意的神情。女的摸出三枚镍币，往亡人左、右眼各安放一枚，再往嘴里塞入一枚。这是老习俗，是安慰亡人也宽慰活人的，意思是死者到了阴间就不愁没钱花：开口就是钱，开眼也是钱——这是有一天采访时张燕告诉我的。她还说，也有在嘴上放一只荷包蛋



的，说是到了地下就不会挨饿。至于在眼上放硬币，有另一说法，说是眼睛就会亮晶晶的，在阴曹地府黑暗世界能看得清路。

她还告诉我好多为死人化妆的要领。

诸如，对男性尸体，应先用湿热毛巾覆盖尸体面部，使毛发柔软和面部湿润，然后再用剃刀刮须，修面，梳理发型。

又如，遇有意外伤亡的尸体，如脸损坏应先缝好创伤口，再用胶水棉花粘贴，尽可能做到恢复原貌。过 20 分钟待胶水棉花干后，即可化妆。

化妆调色特别讲究。主要是把握皮肤颜色深浅问题，这与死者的年龄、性别和职业密切相关。皮肤的颜色主要取决于表皮深层细胞中的黑色素，色素多者皮肤就变黑，色素少的皮肤就变白。农民和户外体力劳动者，过长时间暴露于日照之下，自然色素增多皮肤变黑。我们广西地处亚热带，皮肤普遍较北方人黑些。因此，在化妆时应先打白粉底，然后根据年龄、性别、职业以及死者生前所处地理环境等不同，因人制宜，调节其面部肤色，使化妆后的遗容如同健康人的一样。

张燕还向我阐述了化妆方法。她说：目前，殡仪馆一般采用油彩化妆、脂粉化妆两种；现在，实际上采用脂粉化妆比较多，油彩化妆比较少。这主要是脂粉化妆比较简单，易于操作，只需用一支大红色唇膏，一支黑色眉笔和一支铅笔，便可进行化妆。化妆时，依次从额部、鼻梁、面部轻轻均匀地揩擦至微红，呈现如同活人激动时面部出现的微红状；面部颜色由浅到深，适度为宜；在上下嘴唇中间，从最厚处向左右上下嘴唇涂上唇膏，不宜涂得过长，以适度为好，涂嘴唇的颜色，男尸比女尸稍浅些。眉毛浓淡也要适度，若眉毛较淡的尸体，可用眉笔稍加深些；用镊子将两眼梢的鱼尾纹、颧骨下的泪沟线、嘴角纹仔细修整，即可使尸体的面容如同生前睡时一样自然、安详。

还谈到整容——对眼睛不闭合和嘴巴不闭合者，如何使之闭

合如初？还有发型梳理，对发型紊乱者和因意外事故使头发缺失者，如何用衬托法、遮盖法或填充法使之头发丰满和谐等。

再谈及整形——怎样对驼背尸体整形？怎样对四肢弯曲整形？怎样对肿瘤与腹水尸体整形？

……

她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得益匪浅。我才知道，妆殓这活学问也不小，有一些平时想都想不到。我问她从哪儿学来的？她谦虚地告诉我：一个是向老师傅现学的，再一个是跟书本学的。

我知道她买回来和借了好些相关书籍。如：《殡葬管理工作指南》，《殡葬文化研究》（上、下册），《殡葬管理与服务》，《壮族通史》，等等。光那套好几十万字的《壮族通史》，她就利用工余通读了两遍，还专门就其中的“丧葬篇”写了一万多字的摘录和心得。她这样写道：“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壮族是全国的第二大民族，占了广西总人口的一半多。我想我们作为首府南宁的殡葬工作者，了解壮族的丧葬习俗就显得尤为重要……壮族由于分布地域相当广阔，又由于山水阻隔和地理环境、社会发展的不同，丧葬习俗也不完全一样。有的长期不变，有的因受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有所改变。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了种种葬法，如：屈肢蹲葬；捡骨葬；大葬（即土葬）；火葬；崖洞葬（即风葬）等等。知道了这些民俗，对于我们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和推行不占地无污染无公害的新丧葬法——火葬——是有用处的吧？……”

以上的妆、殓体验，只是我作为一个作家为了写作需要的走马看花和浮光掠影而已，也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课”。

而张燕关于妆、殓的体验和感受当然与我大异。她现在是以此为业。

她的“第一课”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那是两年多以前的1998年9月5日，她刚到殡仪馆报到的第一天。

夏惠宁副处长接待了她，详细介绍了殡仪馆的概况：环境、





职工人数、工作职能、历史沿革、所获得的荣誉等等。末了，安排她到妆殓班干活，干 3 个月，或时间更长——因为这是惯例：数年来进殡仪馆的人，都是先到妆殓班“一线”锻炼 3 个月以上的……

这天上午恰好全馆员工正在会议室开会。她被带进去，作为“这是新来的武警转业女干部”介绍给大家。

有人热情地领她参观。她依次看到了生活区，火化区，绿化区，骨灰存放区；尸库（专门存放死人的），车缝组（专门缝制死衣的），火化炉（专门焚烧遗体的），告别厅（专门举行追悼会、告别会的）；停放着大、小十几辆汽车的车库；三层宽敞明亮的办公大楼；温馨的死者家属休息室。真是花团锦簇，绿树成荫，亭台楼阁，全无她原先想象中的阴森恐怖。倘若不是偶尔传来阵阵哀乐和送别亡灵的悲哭声，你准会以为自己是置身于优雅的度假山庄。

张燕从小到大，还从未踏入过殡仪馆半步。她听父亲说，为了她不受丝毫的惊吓，即使是他交情再深的老友的葬仪，他都从没领她来过。直到昨天，为了懂得殡仪馆的具体方位免得上班走错了路，她才让丈夫骑摩托搭她来认了认大门口。所以，今天她对自己选择的新工作单位印象是意外的好，出奇的好。

她在告别大厅抄录下一副对联：

生死两殊途，相逢惟梦

古今同一理，顺变节哀

她在依山傍水的一处庭院的巨大牌坊的大理石廊柱上，抄录下另一副对联：

安息求圣地

千古寻净土

她在办公大楼的宣传窗，摘录下一段江泽民的语录——那是总书记当年还在上海当书记时慰问市殡仪馆职工时说的话：



“殡仪馆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你们的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它关系到千家万户。通过你们的周到服务，使死者含笑九泉，使活着的人能更好地为四化服务。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上午 10 时许，妆殓班通知她去验尸。地点是南宁市郊坛洛镇一个村庄。路上，两位师傅告诉她，这是一个溺水的女性。又教她：凡是溺水死亡有了些时日的，必似浮木飘于水面；浑身必肿胀；浮出水面的部分必被太阳晒得发黑发蓝，而且面目全非……

这是善良的老师傅在给她打“预防针”。因为这是她的第一次。而几乎每个妆殓工的“第一次”，心里免不了都发毛，都会惊惶不已。

女师傅跟张燕说：尸体类型无非是两种，一类是自然死亡，无非是病死、老死。再一类是事故死亡——这类就复杂些，有车祸、塌方（含矿井塌方，泥石流，雪崩等等）、施工、凶杀（自杀，他杀，情杀等等）、电死、水溺、火灾、乞丐饿死、失足坠山……还说：验尸最怕的是收无名尸。这种尸难点有两个：一是大多都是死亡多日，剧臭、高腐、长蛆、严重变形，都是很恶心的；再一个是大多地点不明，或在江边，或在山顶，或在林子里，或在草莽中，或在桥下，你到了那儿，有时还得寻上大半天——那些个地方绝大多数是隐蔽的，根本没路！要说臭，最臭要数千尸，那臭，要比水溺死的厉害上 10 倍！又说：干咱们这行，可说是没退路了，你不做谁做？有时一班干十几个小时，没个准。末了，又教张燕怎样辨尸：尸体有真死和假死，真死容易看，遗体上出现尸冷、尸斑等尸体现象，即为死亡。假死的辨识则得费点神。假死原因多见于机械性窒息（缢死、扼死、溺死）、中毒（鸦片、吗啡、催眠药、麻醉药）、脑震荡、大出血、低温状态（包括自然条件及人工条件下）、触电、雷击等引起肌体各



种生命活动能力下降，反应迟钝，心跳呼吸微弱，剧烈腹泻和严重脱水引起的虚脱；强烈的精神刺激、营养不良和尿毒症等情况所引起的，小儿——尤以刚出娘胎的新生儿和早产儿更易发生这种状况。假死鉴别有考究，通常是测呼吸——将棉花或发丝放到口鼻孔前，观察有无被吹动；观镜面——将玻璃镜冷却后置于口鼻孔前，镜面如变得模糊不清，表明有呼出的水蒸气凝结；触心跳——以手摸心脏或脉门便知；看眼球——压迫眼球使瞳孔变形，解除压力后，瞳孔立即恢复原形者为假死。区别真假死亡极其重要，这是人最为宝贵的生命啊，倘若是假死，只要采取及时的积极措施——比如心脏按摩，人工呼吸，或叫医生进行心脏注射，有的是可以救活的。为避免在假死状态下被埋葬、火化或解剖，有些国家还规定死后要将尸体至少放置 48 个小时才允许处理……

男师傅又一再叮嘱张燕：如果看到尸体恶臭，形状恐怖，因严重变形而面目狰狞，你准会恶心欲吐——这种条件反射的心理作用是非常难控制的，这时你无论如何千方百计都不能吐，哪怕是吐一口都不允许。因为吐了第一口你就会狂吐不止，你就会出现胃痉挛，连胃液都吐得干干净净，甚至恨不得连五脏六腑都吐出来。这时你必须咬紧牙关将第一口唾液硬咽回去，咽回去并且咬紧牙关再也不让它冲出喉咙口，这样你就算成功了，因为你战胜了恶心。你战胜了自己，有了这第一回的胜利，以后遇到再腐臭再吓人的尸体你都会泰然处之了。这位男师傅又说：这个“强咽第一口唾液法”是他积 20 多年妆殓经验总结出来的，是他的“绝招”，一般轻易不教人的；看你是解放军干部，又是独生女，肯定娇生惯养，又是有生以来头一遭，担心你受不了，所以才传授给你的……

对老师傅唠唠叨叨毫无保留的好心教诲，张燕心存感激。她想起 70 年代曾风靡一时称霸世界的日本“魔鬼女排”的“魔鬼



教练”大松博文的铿锵名言：“战胜你自己！”所以，在他麾下的东洋魔女们，战胜人的生理极限，以“近乎法西斯式的残酷训练手段”，最终屡屡在赛场上超常发挥，在数年内取得横扫全球的辉煌战果。她更想起一本她最喜欢的书：《老人与海》，这是海明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著。其最震撼人心的征服千万读者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书中传播的一种精神——人类崇尚和苦苦追寻的一种大境界：人类不可战胜。她不会忘却海明威赞美那位独自在茫茫大海中与巨鱼搏斗数天最终战而胜之的老人的话：“你尽可以将他打败，但你就是打不倒他！”

张燕素喜文学，她平时看的书很多。她现在心里暗想：我今天是“第一次”，一定要战胜自己。

正这么浮想联翩，司机说“到了！”

下车。不远处是一张宽阔的鱼塘，轻风吹拂水面，泛起圈圈波纹。步行，这是一段200多米的距离。怎么，有臭味？空气中弥漫着一阵又一阵浓烈的腐臭，风吹过来时强些，风吹过去时弱些。这剧臭张燕从未闻到过，它足以穿透你的每一个毛孔，砸入你的灵魂！愈走近愈难以抵挡地感觉肠胃开始翻江倒海。还来不及多想，师傅指着塘边一棵竹丛浓荫下的一张草席，道：“是这儿啦！”草席上，黑压压一片爬满了苍蝇。张燕上前，壮了壮胆，慢慢掀开草席，被惊起的苍蝇便嗡嗡乱飞，撞得他们一头一身都是。但见女溺水者浑身肿胀，皮肤好像吹得过胀的气球随时都可能爆裂，脸庞焦黑，五官难辨；全尸高度腐烂；那快速蠕动着蛆虫在身上地上活跃地爬来爬去……

她下意识地连忙将草席盖回去。顿时浑身发麻，脑子里几乎成了一片空白。酸水直冒，想吐，忍住，一忍，再忍。顶住，一顶，再顶。她记起男师傅谆谆教诲的“绝招”。但第一口口水无可阻挡地冒了出来，咽不回去，怎么努力都咽不回喉咙。她急跑过一旁，“哇！”胃中之物喷薄而出，足足十几分钟，她吐了个底



朝天。两位师傅给她捶背，劝她多歇会儿。边说“万事开头难，还是我们来吧”边干开了活。张燕有如从梦中惊醒。她硬撑着站了起来，道：“真不好意思！总要适应的，请师傅多教着点……”她强打精神，和两位师傅将尸体抬上了汽车。

她觉得死人好重！而自己的身子则像灌了铅，好沉；双脚却似棉花，轻飘飘……

殡仪馆的作息时间与机关单位小有差别。他们是早晨 8 时上班，11:30 点下班；下午 2 时上班，5:00 下班。中餐都在集体饭堂吃一顿免费工作餐。中午都不回家，就在集体宿舍里小憩片刻。

这天吃中午饭时，她看到同事们胃口挺好，说天论地，谈笑风生。她好羡慕。心想，不知道他们的“第一次”怎么样？有没有她这样的难受和狼狈？

她勉强自己硬吞了几口饭，再也咽不下，悄悄将饭菜倒掉了。

午睡有 2 个小时。她翻来覆去烙饼似地睡不着——当然睡不着！那具女尸总是不停地在眼前晃来荡去。

她脑子里便浮现近些日子发生的一些小事。

那是“双选会”签约确定到殡仪馆工作之后。一天，有二老的老朋友来串门，突然问起小燕燕转业后“如今到哪里发财？”母亲如实回答：“市殡仪馆……”朋友走了，父亲责怪母亲：“怎么回答是到了殡仪馆？你应该说是签到了市民政局的一个下属部门！……”母亲就说“行行行，从今往后有人问起，我一概不答，由你来答好了。”尔后，张燕又听到二老商议：这事怎么也不能让燕燕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知道，免得老人家想不通（笔者：后来，张燕的奶奶一年多以后直到 92 岁辞世时仍不知真情）。而罗奔，亦决意瞒住父母，因为他们农村人颇迷信，逢年



过节尤其是清明、重阳总要烧香、点烛虔诚拜祭，张燕选了这种工作他们肯定不会赞同（笔者：后来几年里春节张燕两口子探望公婆都不讲实话，只道是转业到了一个待遇好的吃皇粮单位）。又一回，她和罗奔抱着女儿照例去拜访一位辈分长于自己的亲戚。一进门，亲戚强装笑颜，嘴里道着“欢迎欢迎”，但连让他们坐下的意思都没有。张燕明白这全因自己，便假装道：“我忘了个事，我先回去一下。你们在这里……”说罢转身拼命往回跑，怎么也止不住委屈的泪水。她想，人还未到那里上班，难道就沾上“霉气”和“鬼气”了吗？就遭到了这样的冷遇！以后日日碰死人呢？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事不大，但桩桩件件她都清楚记得，想忘记也忘不掉。她感到，在自己周边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影影绰绰的，时强时弱的，时明显时隐蔽的东西，裹挟住你。自从迈出了那一步，一切都悄然改变了。她记得哲人说的一句话：中国人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说得太对了！所以哪怕是自己的挚爱亲朋，也甩脱不掉这个“紧箍咒”。

下午下班回到家里。“平平！平平！”——她一进门，和往常一样唤宝贝女儿。女儿去年正好“十·一”出生，现在离周岁将近还有一个月，还在吃奶。母亲牵着平平从里屋出来了，肉嘟嘟的心肝宝贝喊着“妈妈，抱！”摇摇晃晃地扑过来……怎知老母亲一把抱起了孙女：“平平乖，妈妈辛苦了一整天，姥姥抱……”平平撒娇地哭了起来。母亲指指冲凉房，朝她使眼色。

她明白了！想起了老爸对她下达的“约法三章”——洗澡；更衣；衣服单独洗。

她赶紧照“章”办事。

做完这些，她才获得了抱平平 and 奶平平的“权利”。看着饿了一整天的平平急急地甜甜地吞咽奶水，她笑了，但随即涌上来一阵酸楚，眼里便有了泪珠。母亲看在眼里，轻抚她的头，说：



“小燕，不是做妈的有意难为你。确实你工作的性质变了，回来洗洗换换，对你对大家尤其对孩子，都好。这是一个‘弯’，我们大家都要把这个‘弯’转过来呀。”

知女莫若母。母亲毕竟是文化人，她的话在理，张燕不哭了。

晚饭后她抱着平平，照例和罗奔散步。她将上午的“第一课”和第一天的种种感受尽情倾诉。罗奔望着她关切地问：“能挺下来吗？”她苦笑，不置可否地轻轻摇了摇头；稍停，又自我否定地使劲点了点头。

一切尽在不言中。罗奔会意地笑了。

行到十字路口东葛路头的阅报栏，她怔怔地伫立良久，武鸣县殡仪馆书记方英梅大姐的一些事迹再次明晰地浮现脑际。

她忆起报上写的方大姐的长长的一段话：

……搞殡葬工作，不但要忍受苦、累、脏、臭，还要忍受偏见和委屈。走上工作岗位后，父母亲戚对我不理解，加上社会上很多群众也不理解。好几次，我到街上买肉，卖肉的人认出我是在殡仪馆工作的，不但不愿卖肉给我，还在背后“呸呸”地吐口水，连声说“霉气霉气”。还有多年的熟人朋友，一看见我就远远躲开，实在躲不开的，也不愿和我握手，过年过节我送粽子，他们都不要。别人结婚，进新房更是不让我沾边。就连我的儿子、女儿上学，小朋友们都避开他们。多年来，我和我的亲人们几乎时刻都在承受着这种迷信和世俗偏见的压力。当我为了让死者们得到安息，给死者洗了身，穿了衣，化了妆后，十分疲倦地来到菜市买肉，却被人拒绝时，我的心里虽感到十分难受，也仍得强忍住一个劲涌出来的泪水。谁没有自尊心？谁不渴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尊敬？逢年过节，我也希望能够出去探亲访友，有自己正常的人情来往，但这些竟成了奢望。多少次，我把委屈的泪

水往肚里咽，但我心里却没有抱怨。我虽然对别人的迷信不以为然，但却尽力去理解别人害怕触霉头的心理。别人不理解，并没有减低我的工作热情。当人们因欢乐而忌讳我时，我主动退避；当人们因悲伤而需要我时，我却挺身而出。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应该做到只想给予，不思回报……



方大姐的话说得多么好啊！思想境界多么高啊！这真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1979 年干殡葬工作的方英梅与 1998 年干殡葬工作的她时间跨度整整 20 年。有比较才有鉴别，自己现在所面对的一切，比起方大姐，容易多了！也简单多了！

她收回思绪。她感到自己一下子坚强起来。

夜里，她记日记。首先，将江总书记的关于殡葬业的语录工整整整誊抄到日记本的扉页上——这成了她日后的座右铭。

接着她写道：

……今天上午抬尸，溺水女腐尸。原先感触多多。曾想：今天，明天，后天，月月，年年，自此以后的日子就是这样了吗？天天都和死人打交道，永远都穿着黑和白了吗……但我现在不再这样想了。和方大姐当年一比，我的“苦”字、“难”字根本道不出口。陈书记（笔者：市殡葬管理处陈国生书记）说得好：这里是人生终点服务站，虽然社会有偏见，但总得有人去做。

看来，我得勇敢地面对挑战，真正做到“让死者在天堂得到安抚，生者在人间得到慰藉”，人的青春年华才会变得辉煌灿烂……

这晚，她睡不着。她在回忆。

她的童年，少年，青年；她的军旅生涯；她的人生之旅。一切如梦，如烟，依依稀稀，明明灭灭，遥远而又明晰……



第二章 如梦花季

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都很平，很顺。有过一些小小浪花，但波澜不惊。没有一波三折，没有跌宕起伏，更没有惊心动魄，轰轰烈烈。总的来说：太平常。像我这个年龄的人，都平常。和平年代嘛。

童稚时候的事，是细心的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我爸妈都是 60 年代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全班 19 个同学，就他俩成了双。我是 1968 年出生在南京——我母亲的老家。那时广西需要俄语翻译，有两个名额，这样，老家在张家口的父亲和老家在南京的母亲就双双分配到了广西，落户在南宁，并且成了广西人，一直干到如今退了休。

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只生我一个，母亲说，我小时候，是 70 年代，她和爸工资总共 90 元。当时物价是不贵，但他们花销大——爸爸家里是贫苦农民，妈妈家里是城市贫民；两家人口都多，都穷，所以每月一半多的钱都往家里寄。所余有限，除了维持一家生计，还有我的保育费；加上父亲出差多，开支也大。尤其是他俩工作都非常忙，担心再要一个，照顾不到，于是决心不再要。这样，我就成了独生女。

妈妈说，每周将我从小儿院接回来，再送回去时，为了哄我不哭，每回都是买上一毛钱一小袋的小玻璃糖，五颜六色的，我就很满足，不再哭闹。这是对付我的“有效武器”。这反而养成了我长大不喜欢吃零嘴的好习惯。当然，这个收获是意外的。



我的衣服不多，每季就两套，刚够洗换而已。这也无意中形成了我向来穿着朴素、不爱打扮的习惯。

我3岁那年，右胳膊摔折了。我当时哭得呼天抢地。爸爸下了乡，妈妈身上只有两块钱，连忙把我送到南宁骨伤科医院——那是我定点的统筹医疗医院。检查后，大夫说没事。但回来后我还是没命地哭。妈妈又向人借了五元钱，送我到广西中医第一附属医院再检查，验明是骨折，上了夹板。

以上讲这些，是想说明，我小时候家里并不宽裕。

回顾起来，父母对我的培养，是有定向的、有意识的，期望值也比较高。归结起来是4个字：诚实，拔尖。

诚实，我做到了。拔尖，却未能如愿。

为了使我绝对诚实，爸妈可说是煞费苦心，用心良苦。

记得爸爸常说：一个人一生性格的形成，是3岁定8岁，8岁定终生。

而妈妈常挂在嘴边的话则是：你一定要记住，诚实比100分更重要！

爸妈几乎从不给我零花钱。一来家里不宽裕，二来这是不良习惯，三来吃零嘴不卫生。

一回，我叼一根雪条回家，父亲就一再追问：哪儿来的钱？同学帮买的？——她姓甚名谁？住啥地方？……盘根究底，直至闹明白了才罢休。

可是小孩子谁不喜欢零食？我就变了花样弄到小钱买东西解馋。你看我这儿有一份“检讨书”，大约是小学三年级的……

（笔者：张燕果真有“检讨书”，是她母亲保存下来的。这，或许也是独生子女的好处。）这里照抄如下：

检讨书：以前，我买了爆（爆）米花，我妈批评了我。第二次我又用我妈给我的看病钱买雪条吃，我妈又批评了我。第三次



我用卖给同学的本子的钱来买雪条吃，一共吃了3条，借给田辉3分。我妈批评我说：“你这样下去怎么办？难到（道）你忘记了我和你说过“诚实比100分更重要”这句话了吗？你长大了还有更多的钱，那你都拿去花，如果没有了就去偷，这样还得了！”……今后，我保证改正，再不乱花钱了。

我的学习成绩几乎从未冒过尖。大多是平平，中等，甚至偏差。文科好些，我善背书，有这方面的悟性；数理化尤其是理化，多数是在及格线上下徘徊。父亲是北方人，性情刚烈率直，就是所谓的“直筒子脾气”，每回段考、期考看我的成绩单，不如意时，非骂即打。我记得爸爸骂得最多的是：“瞧你！学习这么差，将来咋办？卖米粉，卖酸□，蹲街边？！”母亲很慈祥，虽然她也恨铁不成钢，但总是循循善诱。我有点怕父亲。为了不至于被打骂，我被“逼”得不诚实了。一回，是初中一年级吧？期末成绩有些科不理想，我就将成绩册里理化科的“3”改成了“8”——这是比较容易蒙混过关的（笑）。回来，果然平安无事！哪知道母亲去参加家长会，老师念成绩，就穿煲了。这回招致的当然又是老爸的训斥和皮肉受苦，也写了检讨的。

妈妈：……我谎报成绩，是因为我怕爸爸打我。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的考试分数我总是如实的说，有时想考好但偏又考不好，（爸爸）就骂我，打我，甚至一天到处（晚）没个好脸色。有时我妈也跟着受罪。而有些同学，东说西说考试分数，得到的好处真不少，就象（像）这次一样，他们想干什么，家长就答应，就是有了电影也得去看。有样学样，所以我就这样了……从今以后，我再不谎报成绩，晚上学习请你们监督。

又一回，学校通知差生的家长开家长会。我不希望母亲去，

就在家长通知书上冒母亲的笔迹写道：“因事出差，无法参加……”但瞒得了初一瞒不过十五，后来老师来家访，又穿煲了，当然少不了又是一顿教训。说到底，我还是怕父亲的责罚（笑）。

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我是个非常诚实的孩子。除了跟你说的这些儿时趣事，我从不欺骗任何人。我可以举一个小事。一次，我在学校门口拾到5元钱，对于小孩子来说，这是个多么具有诱惑力的巨款，能够买多少根雪条啊！但我交给了守校门的伯伯。这事后来也没告诉老师和爸妈。我想这是诚实的孩子应该做的，所以做了就做了。

我从小立什么志？我从小就想当解放军。

我喜欢小人书。爸爸妈妈就给我买回好多好多，还到他们工作的旅游局图书馆借。《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青春之歌》、《艳阳天》、《乡村女教师》、《无脚飞将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爱看电影，那时能够看到的大多都是战争片，什么《小兵张嘎》、《红孩子》、《平原游击队》、《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董存瑞》、《英雄儿女》、《最可爱的人》……长大后知道那都是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当时看了这些书和这些电影，耳濡目染，对解放军的英勇善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真是羡慕死了，佩服死了，崇拜死了，就一门心思巴望着快点长大好当解放军。

放学回来，我就常和宿舍大院里一群年龄相仿的小朋友玩“解放军抓坏蛋”的游戏。无非是一伙人扮解放军，一伙人饰坏人，舞枪弄棒，虎穴追踪，苦苦查找，一场激战，最终当然总是“解放军”大获全胜，“坏蛋”乖乖就擒。我每回都当女兵，从不做坏人。一回，我们自导自演《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有全副武装的德国鬼子，有看绞刑的群众，当然还有临刑时英勇不屈的卓娅。我演的是群众。卓娅是一个瘦小的女孩子演的。绞索是一根





草绳——事前试过，使劲一扯就断，应该是很安全的。“卓娅”站到了板凳上，向群众讲了一番勇敢的话，她把头伸进了绳套。德国人发令“行刑！”小板凳被一脚踹开了。但草绳没断，“卓娅”悬在半空中双脚直蹬。好悬！有人不失时机地想到并使用了那张板凳，垫到了“卓娅”的脚上，才化险为夷……（我们一齐大笑）这是天真无邪的童年时代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剧”。

一次，一件小事，我惹得从来温文尔雅极少生气的母亲发了火。

这是星期六下午，周末，饭堂里照例加菜。妈妈给我一只新搪瓷碗让我去打饭。走到一张大水塘边，有小朋友邀我玩“解放军拉练”。所谓“拉练”，就是学解放军背上重物英姿飒爽斗志昂扬地走很远的路，有点像“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很有吸引力的。我连想也不多想，随手将手中的新碗扔进了水塘……“拉练”结束回家，天已擦黑，当然没打到饭，而对那只新搪瓷碗，我则谎称不小心掉进水塘了。这个假话假得太明显，经不住母亲一问两问便真相大白。母亲好恼怒，脸色都变了。我从未见她这样。从母亲的严厉批评中，我明白了我的错处是：一，不懂得节俭——须知道，一只新搪瓷碗价值好几块钱；二，不诚实。此事过后好久，水塘清淤，水抽干了，母亲守在塘边，硬是找到了那只碗，但早已变了颜色显得很旧了，她就用来盛饲料喂鸡……

此事于我，可谓教训殊深，使我明白撒谎是可耻的。但从此我对长大了当解放军可以说是痴心不改，矢志不移。

有一段经历，主要是关于我父母的，带点异国风情，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我的身上，但对我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详细说说。

那是1976年至1978年间的事。当时我10岁上下，还在上小学。



父母被先后派往柬埔寨。母亲先去半年，父亲接着去一年。他俩轮流出国和回国，是因为必须有一个在家照顾年幼的我。

他们是为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通用机械考察组当翻译，再为制药组当翻译，还要为炼油厂考察组当翻译。

母亲告诉我，1976年柬埔寨颁布新宪法，决定将国家正式命名为民主柬埔寨，又引进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模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我们援助兄弟国家柬埔寨，是义不容辞的，不讲代价的，不惜一切的……我听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只觉得他们做的事很神秘，爸妈能参加做这些事很了不起。

那时我们中国的家庭都没装电话。爸妈的信写得勤，信大多数是他们俩互通的，也有少数写给我——我还小嘛。尤其是妈妈，除了勤写信，还勤写日记。他们的信和日记都不保密，还有意地给我看；我看不明白的还念给我听，边念边做解释。这样，对于这个异国和对爸妈的工作，我感到不那么陌生和神秘了。

妈妈是有心人和细心人，亏得她将这些信和资料都保存得好的。兴许对你写这本书有用，你都可以看看……

（笔者：于是我就有幸翻阅和亲睹了这摞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信函。）

有一封是父亲写给女儿的，祝贺张燕10岁生日。信的起头写道：“阅新华社记者发表陈毅写给儿子的一封信，殷殷嘱咐儿子要听党的话，好好学本领长大做国家栋梁之材，有困难依靠党和组织……阅罢感触多多，夜不能寐，披衣起床，诌成一首顺口溜式的诗，以祝宝贝女儿生日……”云云。

照录如下：

祝贺燕子十周岁生日

燕子十周岁，父母寄重语。



汝要记心中，从小苦练起。
汝能有今天，党和华主席。
任重道又远，汝须细思虑。
立下革命志，坚定方向明。
思想过得硬，品德更纯正。
贡献何处来，学业成绩优。
尊师爱同学，集体不可离。
样样走在先，勤奋有恒心。
汝是贫家女，本色不可退。
跟着华主席，展翅太空飞。

父亲于民主柬埔寨

1977.10.12

有许多封信，是父亲反复叮嘱母亲管教好女儿的。

比如：

“张燕的学习我是关心的。咱们就这么一个孩子，管不好她的学习是说不过去的。主要是她自己，不过家庭影响也是重要的。这就靠你多费心了。我不在家，不靠你又靠何人呢？”

(1977.12.15)

又如：

“倒是我经常思念你和燕子，特别是燕子的学习我时刻挂在心上。希望你多抓紧点。就这么一个宝贝了，培养不好，恐怕不太合适……”

(1978.2.2)

再如：

“燕子有病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你还瞒着我，我知道你怕我着急是吗？我说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我们共同把她带好就是了。她的病要抓紧治一治，同时营养方面也要跟上去，不要光吃那些粗茶淡饭。该吃的，有条件弄到的还是要尽量吃一点，这包括你自己在内，我已经说过多次了，请你今后要认真注

意才好。孩子的病你已经费心了，这我知道，我应该感谢你。我外出这些日子里，你花了不少心血，我完全理解，等我回家后好好慰劳你吧。燕子为什么有这种病，要问问医生，应该怎么治疗？要抓紧一点，这就是我的希望吧……”（1978.11.8）



而张燕母亲的信和日记，则写了不少关于柬埔寨的见闻和感受，抒发真情实感，带些散文笔调。我觉得当时把这些写给张燕，对于她一个未足10岁的孩子来说，是不是超前了一点，她不一定能看懂和理解。对此，张燕母亲对我这么说：“我当时写这些，一来是记录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和人生感悟；二来更重要的是给张燕看的，我想她当时不会完全看懂，但慢慢会看懂，长大了一定能看懂；再说我也想让她以后能知道父母曾经做过些什么。算是‘立些存照’吧……”

说得有多好！母亲之心，使我感动。

以下，我们将这位母亲所写的，作一个“拼装式”的实录。

第一次赴柬埔寨首都金边，有一种新鲜感，但也有一种熟悉感。因为那里的气候，花草树木，有许多和南宁相似。比如扶桑花金边也有，芒果沿路都是，只是个头比较小，天气炎热，气温更是和南宁相似。

第二种感觉是金边是一座寂静的首都。城市里的民房全都是空着的，虽然房不很漂亮，有欧式风格，从外面看上去只见到一个个的兰花吊篮吊在那里。

老百姓全部被赶下乡去了，去劳动。在金边看到的只是军人和穿一式黑色服装的政府干部。

金边街上没有市场，没有商店，没有货币。我们在赴柬之前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一根针一根线都得从国内带去。一块糖果也得请人从国内买了捎去。



平时出去公干，都是坐他们的车。那车很旧，司机开车速度也很慢，主要是路况不好，车子破旧的缘故。

每天晚饭，我们总要散散步。这有规定，只能在离住地 200 米距离之内，而且沿途都有士兵站岗。

饭菜比较简单。我们女同志都可以吃饱，有的饭量大一点的男同志有时就得克服点困难了。

我们在金边市区考察时，柬方陪同人员随身带一把砍刀，我们工作之余，他就在路边上随便爬上一棵椰子树，砍下一个个新鲜的大椰子，请我们喝椰子水、吃椰子肉。在炎热的夏季，这简直就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水真香甜，椰肉真鲜美。听说打仗时，椰子汁就当葡萄糖水给受伤的战士使用。

金边招待所内洗澡的电热器倒是挺先进的，那时是 70 年代就使用上了。到下面去就没这个条件了。柬埔寨人的洗澡间比较矮，他们大都穿着衣服洗，男的可以脱光上身，女同志则不能脱；等洗完后，穿上纱笼，再把里面的湿衣服脱下来。

柬埔寨炼油厂在磅逊港，也叫西哈努克市。我们每次从该市上来到金边有关部门汇报工作，总是沿着四号公路开车，约需 3~4 个小时。每回出发上路都要带一份早餐给柬埔寨司机吃——他们一般没早餐，就是有也是很稀的。一路上要过数个关卡，车到关卡都要停车检查车上人的证件。但我们的车经过关卡时只停一下不必出示证件，哨兵就放行了。柬翻译兼司机就说：你们的面孔就是通行证。

在磅逊港炼油厂，我们看到工人无论男女全都穿一身黑色的服装，据说每人两套。另外每人有一块水布，格子的，一专多能：既可做毛巾，又可做帽子，还可做被子。当时红色高棉的特征即是一身黑色服装，一块水巾挂在脖子上。

柬埔寨雨季，雨说下就下，在外面干活的人从不躲雨，它下它的雨，我干我的活。等雨过天晴，人们在干活过程中，湿漉漉



的衣服又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干了。

听说当时工厂的工人，男女分住，即使夫妻也是如此，到周末才能团聚。小孩也和家长分住，十多岁的小孩就得离开父母按组织规定住到别的地方……

许多年以后，我在《北京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叫《波尔希特之死》。对波的死因以及 70 年代——我爸妈曾在柬——的背景及现状都有权威的介绍和分析。同时也印证了我母亲在信中和日记中的直观印象。我摘抄了一节，你不妨看看……

笔者照抄如下：

柬共 1975 年取得胜利后，成立了民主柬埔寨。波尔希特根据他极左的农民乌托邦意识，企图在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都非常落后的柬埔寨进行超前的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扼杀了人的积极性和经济的竞争活力，严重破坏了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国家经济崩溃，生产力直线下降。一向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柬埔寨，在波尔希特执政的 3 年中，饿死了很多人。波尔希特还热衷于内部清洗，执政 3 年间，搞了大规模的清洗四五次。甚至到去年还把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宋成全家杀害，使自己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波尔希特在外交上也非常失败。当越南 1979 年大兵入侵时，他不仅在国内不得人心，在国际上也得不到支持。结果兵败如山倒，最后逃亡到边境的森林中……

70 年代末爸妈赴柬时代我年纪尚幼，“少年不知愁滋味”，当时看了他们写的信和日记，听妈妈讲柬埔寨的见闻故事，只觉得新奇和好玩，同时也觉得父母双双都出任柬埔寨翻译，有本事，了不得，我也感到很得意。及至长大初谙世事了，才懂得父



母当年之所以不厌其烦不厌其详给我写这些东西是有着深意的：一来是情感沟通；二来是使我明白，必须努力学习，掌握本领，否则，即使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和“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也是徒劳的。直至这时，父母爱子的拳拳之心，我才真正体味出来了。

我今天给你唠唠叨叨说这些和看这些，也是希望你在写我的同时，将这一段“父母与女儿情”不厌其烦地捎上一笔——这是我的小小心愿，拜托了！（笑）

（笔者：“我乐意从命！”）

我的“人生之旅”也不完全是平静如水的。

我遇到了两次大挫折。

第一个打击是没能考上高中。只好到南宁的一所重点中学二中补习一年，才考上了。体会是：路得靠自己闯，懈怠和依赖都是要吃亏的。

第二个打击是没能考上大学。本来我文科较好，理化差。老师偏偏将我分到理科，当然就名落孙山，这是意料之中的。

不消说，一门心思巴望我成龙成凤的双亲颇为失望，我也很痛苦。

我感觉我似乎不是读书的料，不想补习再考了。父母没勉强我。母亲帮我办了《南宁市劳动服务公司劳动手册》，打算找份工作，边学习边干。为了掌握一门谋生技能，我报名到了南宁市交通学校电大财会班学习。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

大学之门拒绝了我，但军队之门却伸展双臂拥抱了我。

我报名参军。一切都合格，惟有一目视力较弱。别人早得入伍通知书了，我却迟迟未得。本来以为没指望了，怎知还是来了通知。一家人欣喜若狂！既解决了出路，又遂了我的心愿。

这天的欢乐情景你看我妈的日记就清楚了。

笔者照摘张燕母亲 1987 年 11 月 13 日之日记：



“今天燕燕应征入伍了！国庆节后我们就为她报名参军的事奔忙了。中间有段时间因为她的眼睛有问题，我们都不抱希望了。谁知 9 号上午她爸出差，下午有关人员打来电话，让我们去拿政审表填。当晚填好表，第二天我请‘国旅’有关领导写上政审意见，交上去了。10 号交了表就领军装。当时张燕还在广西交通学校电大财会班上课呢。我去教室里找到她，和她到南宁警备区领服装。有人通知我们：13 号早上集中。今天 7 点半单位派车送我们到新城区武装部。8 点 10 分，新城区甘区长讲话。8 点 30 分赴南宁警备区集中。9 点 30 分边防局交接了档案，就把张燕接走了……”

这天晚上，我从住地给妈打电话：忘了钢笔，让她第二天早晨送到车站。

翌晨，火车站。阵阵笛声催征人。哨声也一声紧似一声。我趴到妈妈肩上，止不住大哭。我从小到 19 岁，还未离开过爸妈半步，现在却要长分手长别离了，我的泪水把妈的肩头都打湿了。妈妈倒没哭，她抚摸着，强忍着，那泪珠在她眼眶里打转转。她说：“燕燕，快别哭了……记住妈的话：到了部队要好好干，你会有出息的……”一年多后我回家探亲，听邻居王阿姨说：燕燕呀，那天你妈送你走后，你爸又出差，一个三口之家就空落剩下她孤零零一个人。她就使劲哭。哭了好久！我听到了哭声，劝她：你哭个啥呢？燕燕参军多光荣呀！……她想想也对，好不容易才把哭止住了。

这样我就离开了南宁。去的地方不算远——桂林。先在桂林边防检查站新兵连集训 3 个月，然后留站任战士检查员。从



1987 年 11 月至 1990 年 7 月，在桂林总共 3 个年头。刚到桂林时，我好想好想爸爸妈妈！真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朝朝晚晚皆思亲”之感。我记得有一首古诗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形容母亲不舍孩子远游的。还有一句古训：“父母在，不远游”——是教诲为人子女的当双亲大人健在时要须臾不离身边的。总之，我和父母彼此间思念得很苦。妈妈规定我每月往家写一封信。我哪止一封？三封都有！

当时正当豆蔻年华，又是初涉社会，新奇，幼稚，无知，怕苦，然后慢慢走向成熟——这一切，就是桂林三载里所给予我的。我妈保存着我的信，可以说是一封不拉。你看看，就可以勾画出“桂林时期的张燕”了。（笑）

（笔者对张燕说：“真得好好感谢你这位伟大的母亲，她真帮了我的大忙！”）

我翻阅这一大摞信，仔细挑出几封。我完全无须越俎代庖。只须原汁原味实录，就足以见性格，见轨迹，见人物，见心路历程。

1987. 11. 21

张燕致母亲信。

亲爱的妈妈：

您好！真想您和爸爸！

第一封信收到了吗？昨天我们开始正式训练，立正、稍息、向后、左、右转之类。下午一般是政治学习。晚上安排很机动。我们早上六点钟起床，然后跑步。7 点 10 分吃早饭，最多的是面条，难以下咽（笔者：张燕最忌面食，在家从不吃面条之类）；其次是馒头，黑黄黑黄的，还能吃；再就是米粉，我们都最爱吃



了。7:30 整理内务，班长检查被子是否摺得整齐，床单是否拉平。8:00 整训练。9:30 打篮球，管我们的队长原来是区公安厅女篮的。因为全区公安系统每年都有篮球比赛，因此打篮球也作为（我们训练的）一个重点，由队长亲自来训我们。我很讨厌打篮球，讨厌也得打……11:30 吃中饭，每餐都有一盘必不可少的青菜。有时我们训练完了没事就到食堂帮厨。有个人认了厨房里的一个老乡，我们个个跟着喊他“老乡”，他就乐滋滋地应着，总多分点菜给我们，很好玩的。中午为了不把被子搞乱，我们一般只盖一床毯子，或穿着发的绒衣绒裤，躺在床上，就这么睡。一下子个个都喊冷，不过却没有一个人动棉被，宁愿缩成一团团。我们今天发了大衣，给我的那件好长，还是2号的，袖管比手还长出一大截，不过挺暖和的，今天中午就都改盖大衣睡觉了……前几天站长给我们做动员报告，告诉我们不可让家里人前来探望，以免影响训练，分散注意力。所以你们也不要来。现在“我是一个兵”了，想想就一阵阵兴奋。你们知道的，这是我从小理想啊！

1987.11.30

张燕致母亲信。

妈妈：……收到来信，我激动死了！前几天看到两个女兵接到信，我又羡慕又难过。等了这么久才能收到回信，看着看着我就流下眼泪，人又多，我都不敢仔细看。趁今天中午她们睡觉的睡觉看书的看书，才在床上把来信细细地看了一遍。

桂林大前天突然转冷，风刮得呼呼响，坐在室内都听得见。除了一条绒裤，其余的“全副武装”，发的大衣也都穿上了。我们个个都轻微感冒，开会时听到的尽是此起彼伏的吸鼻子声。不过我会照顾好自已的，您不用担心。桂林今天零下一度，我们队



长好关心我们，搬了木炭来给我们烤火。今天本来要训练篮球的，也暂停了……我们已经进行了操枪练习，一人一杆枪，保险箱就在我们房间——一想到里面有枪，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从前看到女兵扛枪，多威风！“飒爽英姿五尺枪”，羡慕死了！没想到如今自己也扛上枪了。早上班长教我们武器常识，我们快要训练射击了。看到枪，忍不住又摸了一摸，凉凉的，比我的手还冰冷。班长说还要持枪跑步，吓坏我们。被子本来叠得有点样子了，谁知天气一转冷，我们的被子全都一个个鼓胀起来，像发酵的面团，怎么也压不下去。检查内务时，班长也没办法，客观原因嘛。晚上安排挺松的，有两晚可看电视，一晚文化学习，一晚写家信，一晚机动，一晚开班务会。我们楼下厅内有台电视机，可惜没有天线，图像不清，不过桂林也没什么好电视看的……

又及：因为等不到你的来信，我连去了二封，你感到奇怪吗？这都因为我心急的原因……

1987.12.6

张燕致父母信。

爸爸妈妈：……也不知是训练队列或是打篮球，我的脚脖子肿得好高，上楼梯时特别难受，跑步时脚抬不起来，走正步时腿老打弯。昨天问卫生员有没有药酒，她说没有，给了我一瓶云香精，我擦了两天，效果一般，真是让我头痛。

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昨天班长告诉我们：有歹徒劫机，要我们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全副武装”出发。突然就通知紧急集合，打背包。我好倒霉，打到最后时绳子一边长一边短，结果是最后一名。又急行军前进，跑了三公里左右，那没打好的背包就报复我了——先在背上和我闹别扭最后背包散了架，……演



习结束时，返回营房，别人都是背着背包精神抖擞齐步走的，唯独我是抱着棉被尾随着，好狼狈！这样子怎么适应战备和战争需要？这样哪算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人？我一定要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多练习练习才行。这个星期天，我打算花上一整天练习打背包……

我们班长说按规定要给家长写两封信。他要了我们家的地址……

1987.12.5

杨昌养（张燕班长）给曹凤琴（张燕母亲）的信。

曹凤琴同志：

……我给您写信，谈谈张燕同志到部队后的简单情况，让您放心。

在思想方面：比较稳定，安心服役，安心工作，能够正确对待得与失，认识了应征入伍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从而自己感到无尚光荣，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训练方面：能克服重重困难，树立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的精神，严格训练，掌握动作要领还可以。

在工作方面：积极肯干，无论上级分配什么任务都能按时按量完成，还经常做好事。

在遵守纪律方面：来到部队廿多天了，一切都能按部队的要求去做，遵守部队的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尊重干部，服从管理，团结战友。

……

1987.12.18

张燕致父母信。



爸爸妈妈：……隔了这么多天才收到你们的信，我都有点着急了！怎么从南宁至桂林的信竟要 5 天呢？想必从这儿到南宁也需 5 天吧。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们。前天上午我们进行实弹射击考核，5 发子弹我打了 43 环，只能得个良好，离优秀还差两环——45 环才得优秀。打实弹我们共打了三次，前两次是试打，第一次打了 41 环，第二次打了 44 环，环数总在 40 左右波动。不过最后正式考核时我们班才有一个得优秀。有一发我打了 10 环，不过有一发 7 环，所以差了点。总的来说还算可以。你们不知道那几天我还老担心，怕打光头的呢！第二件事是昨天我们终于领到新服装了。总共发了一套夏装，一套冬装，一床席子，一件小棉袄，一双解放鞋，一双袜子，三条短裤，一件白色短袖衣，一件白色衬衫，一条毛巾，一顶大盖帽；还有领章、警徽符号及一件草绿色夏装，还有腰带、凉鞋……昨天我们把这些领章等缝上去，戴上大盖帽，再扎上腰带。哗！整个人都精神起来，显得英姿飒爽！吃饭时那些老兵都望着我们。今天早上训练，阳光下一站，看过去，红、黄、绿相间，太漂亮了！星期天准备上街照相，寄给你们看看。我这个头发两边平平的，戴上大盖帽，就像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军装呢。我们班的战友都说我就象（像）《革命军中马前卒》中的邹容，又说我象（像）《再向虎山行》中的严师长。我则谑称自己为“假洋鬼子”，哈哈大笑了一场。

桂林还是太冷。我手上长了冻疮，也是一暖和就痒疼，手背都裂开了，黑黑的一片，象（像）锅巴，脸也是。我想，桂林人肤色白，大概是脱了一层皮后就变白的吧？……

（以下是笔者与张燕的一段简短对话。）

燕：你看，我的一切都很寻常。没有荡气回肠的故事，没有

令人一咏三叹的情节，更没有深刻难忘的细节……我或许让你失望了。

我：我已经很满足了。你在桂林3年间，入了团，还入了党。正如你母亲信中说的“你实现了思想上的飞跃”。

燕：（笑）这是长辈勉励后生的话。这没什么特别的——我同时入伍的战友，有一半都实现了这个“飞跃”。

我：你从桂林边检站考上了中专——武警南宁指挥学校。后来，又考上大专——廊坊武警学院。这算得上是“实现了人生的飞跃”吧？

燕：（笑）。

我：你圆了两个梦。一个是你的当兵梦；一个是你父母希望于你的升学梦……

燕：就算是吧。（笑）

我：你在部队的这些年里，最大的体会和收获是什么？

燕：（略一思索）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会了照顾自己，学会了和同事、领导相处。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服从，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三章 水口边检站

1992年7月，张燕从南宁武警指挥学校（中专）毕业，分配到龙州县水口边防检查站担任少尉检查员。

所谓水口，乃龙州县的一个乡，弹丸之地，人口不足5万。但它年代悠久，名声在外。远在1792年，即清乾隆五十七年，水口就被辟为广西第一个与越南贸易往来的通商口岸。直至今天，水口之所以被国家定为一级口岸，并非因为它的边境贸易额巨大和人气旺，而是由于它的历史久远。自清代始，就认为南疆数千公里中越边界线最具有锁关扼喉战略地位的是“边陲三关”，即：鸡陵关（今友谊关），平而关，水口关。而清代守边御外名将苏元春则认为龙州水口关地属越中边界中部，一头挑鸡陵关，另一头挑平而关，故有“一镇锁三关”之说。水口距龙州县城33公里，因地处从越南流入县境的两处界河与水口河汇合点，故得名。而据古籍，有诗云：“水口关无关，关以水为口”——因而“水口关”得名概源于此。

以上有关水口关的历史沿革，张燕是从史书上和“老边检”口中得知的。她还听说，水口乡在历史上曾经几度繁华昌盛过。乡有圩场三个，即新圩、旧圩和罗回圩。旧圩于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苏元春在龙州督边时创立，民国年间为水口乡和广西全边对汛公署驻地，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谭乃夫时期建有三条街和三座街亭，自中法战争后辟为对外通商前沿口岸时起，国



内外商贾纷纷到此经商贸易，当地居民亦从事进出口布匹、棉纱、食盐、火油、中西成药、农副产品、日用百货等生意，一时间人来人往货如轮转，市场可谓欣欣向荣，故有“小香港”之称。后因日军入侵，匪患猖獗，地区不宁，交通受阻，人流不畅，集市才日渐衰落。1975年，越南当局单方面封关。1979年，中越交恶，酿成“自卫还击”战事。1984年，相互炮战，那不长眼的炮弹说来就来，更使这里成了一座空城。几番折腾，导致水口乡昔日的繁华便有如飞逝黄鹤不复存在。

张燕是年24岁。她是自水口关设关以来第一个分配来的女中专生。

初来乍到，她徜徉于街市，扑面而来的强烈感受是两个字：萧条。

是的，萧条。太萧条了！

仅有横竖两条不足一里长的狭窄街道，我们姑且称之为“十字街”。街上的房子很少，一间是乡政府，一间是邮电所，一间是供销社，加上十多间或经营布匹、杂货、照相、服装、糖饼烟酒的小商店——这，便是当时的水口乡。无论是机关住房还是民房，皆累累弹痕，墙垣残破，屋舍倾颓。这是当年两国交战的后果。街上行人稀稀落落，商店天一黑必定关门。

这里的夜晚，是漆黑的世界。

这一年的日子，对张燕来说，真不好过。

起先，从繁华都市首府南宁来此几百公里之外的僻远边陲，反差太大，她真有度日如年之感。

条件太差，日子难熬！

这里没电。晚上点油灯、蜡烛。在忽明忽灭飘忽不定的昏黄灯光下，指战员们或学习或看书或聊天或打扑克度过这寂寞长夜。

这里没有饮用水。界河（水口河）虽然离营房仅200多米，



可谓近在咫尺，但那河水是可看而不可用的。河的上游是越南，无节制的工业排污和生活废水，使河水严重变质，喝下去肚子会疼，洗衣物会变色。尤其到了洪水期，暴雨倾盆夹带污泥浊水尽往水口河倾泻。这时从河里抽上来的是污浊不堪的黄汤水。以之洗衣物，白变黄黑；以之洗澡，身痒，皮肤会过敏红肿，起一片片疙瘩；以之饮用，笃定会闹肚子。为了饮用水的安全，他们得每天开车到 8 公里之外的罗回村（水口乡的一个村）去拉回泉水。

住宿条件恶劣。住的是街上惟一的一栋旧楼房，年久失修，1984 年“炮战”中还被炸掉了一角。每个房间矮而窄。领导和战士住同样的房子，4 个团级干部挤住一房。张燕则和 3 名女兵睡一室。酷暑天，龙州是著名的“广西三大火炉”之一，室外温度 38~39℃，室内超过 40℃，加上山蚊肆虐，点蚊香也不济事，必得下蚊帐，正是热上加热！他们如坐火焰山，一个个大汗淋漓，烙煎饼似地辗转反侧，一晚难得有几小时入睡。有战士戏改诗词这样形容：“长夜难眠水口天，通宵煎饼舞蹁跹。”而到了严冬，阵阵北风从水口河上夹着凛冽寒气呼啸而至，室内没生炭火，军用棉被又是统一的 4 市斤重，漫漫寒夜手足冰冷亦不好过。

伙食标准低。官兵平等，一概围着圆桌吃大锅饭菜，两菜一汤，不是每天都沾荤腥。为了改善生活，他们饲养猪鸡鸭等禽畜，偶尔也到山脚田边采挖一些能吃的可口野菜。比如白花菜，可以清炒；雷公根，可以煮汤，而且还有清热解毒消暑功效。指战员们乐观地称之为“无毒无农药无公害的安全绿色食品”。

最难和最有意思的活数砍柴。

砍柴，一可以节省开支，免去买柴费用，使伙食得到改善；二可以锻炼，培养团队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



营房周边山上的柴草早就被群众砍伐光了，他们得到远在8里路外的青龙山上另辟战场。青龙山属封山育林范围，但他们得到林业部门关照和特批，允许采伐一些枯枝朽木。

干活官兵一律平等，领导也不能例外。但打柴是重活和男人活，战友们从不叫张燕参加。但只要是不当班，她总争着去，贵在参与。

每回，她都要吃不少苦。别人轻易做到的事情，在她很难。毕竟是城里人，毕竟是独生女，毕竟没做过什么重体力活。同伴蹬蹬登上到半山腰了，她得一步一挪气喘吁吁往上攀援。人家很快捡拾到了一捆，她好不容易才折到一小扎。

青龙山海拔500多公尺，山虽不算高，却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和制高点。每回，张燕都要登临山巅，望滔滔云海，看霞长霞飞。一览边界线上无际无涯的绵长山川，她顿生豪气，同时也感到自己身为一名国门卫士所肩负的重任。

一回，她身体不适——这在她是常事了。自从到水口以来，她总是水土不服，皮肤过敏，起红疹，奇痒难忍。尤其是脸庞，常长红肿疮疖。她就常饮凉茶，常服清凉解毒药物。但皮肤搔痒常使她夜里难以入睡。所以，她常感疲惫。这天，她觉得好虚弱，本不该上山，战友们也劝阻她不要上山，但她执意去了。是日天气好闷热，林子里一丝风也没有。她拾了一会儿柴枝，突感脚软胸闷头晕目眩，手上的枯木滑了下去，而她眼前一黑，脚下一踩空，滚落了山坡。

这时她和战友们有好一段距离。他们没有发现她。

她滑到坡底，浑身软不拉塌似一团棉花。想站，站不起来；想喊，喊不出声。

一位在附近给玉米培土的农妇发现了她。她被好心的农妇搀扶着到了家中。

不知躺了多久，她轻轻睁开眼睛，看到了一张紫铜色的笑



脸，好慈祥，充满爱意。她感到这笑真像母亲。农妇约摸 50 多岁，见到她醒转过来，舒了一口长气。

农妇将她扶坐起来，喂她绿豆糖水，用生硬的普通话说说：“孩子，你是中了暑气，不要紧的，歇歇就会好……”稍顷，又道：“你的身子太弱了，这种活，不是你该做的。”

她依然感到软绵绵。农妇将她扶躺下来。她又闭上了眼睛。她隐隐听到门外院子里传来撵鸡的声音，宰鸡的声音。

她无法阻拦，她无力阻拦。

她嘴里感到了鸡汤的甜甜香香的味道。她张开眼，看到老人正吹着碗里鸡汤的热气，手拿汤匙，一羹一羹喂到她的嘴里。

她真的好感动！这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

她不知道怎样报答这位善良的老人。她给她钱，倾其身上所有。老人拒绝了。

她向老人立正，敬礼——这是一个庄严的军礼。她急转身离去，泪水一涌而出。

后来她得知，老人的媳妇正在乡卫生院临产，每天都要炖鸡汤送去。而这只老母鸡是最后的一只。后来更得知，老人多年守寡，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这个独子是 1979 年那场边界战争中的支前模范民兵。

此时此刻，她亲身感受到了“军民鱼水情义深”的真正含义。

从营房到边检站的油毛毡房是 470 步，从边检站的油毛毡房到营房也是 470 步。这段距离张燕不知量过了多少回。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重重复复。走着同样的路，干着同样的活。

这时，一位品格高尚的老人，闯进了她“单调”的生活。

老人叫妈勒覃。“妈勒”，壮语译音，即“妈妈”；覃是她的



姓。大家都这么叫，张燕也跟着叫。但张燕这样叫是有深义的，她真的把老人当亲妈看待。酷暑天，每逢张燕当班，老人总要给她送去自熬的清凉饮料；或茅根、菊花茶、金钱草茶，或雷公根茶，或黑墨草甘蔗水，或马蹄竹叶水。老人知道她因不服水土脸上常长疮疖。每回，总用一只瓦煲盛着，送到边检油毛毡房，满脸慈祥地舀出一大碗：“阿燕，喝，喝了脸上就漂亮了……”

老人 70 多岁，黑而瘦，背有点驼，爽朗，喜欢笑，一笑，就露出稀疏的黑黑亮亮的牙齿——这黑，是长年累月嚼槟榔染成的。妈勒覃住的村子离油毛毡房不足 100 米。老人有两个儿子，没女儿；她把阿燕当女儿。张燕每有闲暇，也常到老人家串门，帮喂喂猪饲饲鸡鸭干干杂活，陪老人唠嗑，又“妈勒覃！”“覃妈勒！”地不断荏甜甜地叫唤，唤得老人乐得合不拢嘴。

老人每日四处寻挖野菜喂她那几头大猪。张燕见了，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妈勒覃，当心点啊！”老人就笑哈哈回答说：“放心，没事，这地我黑天半夜蒙住眼都能走个来回。地雷长眼，不炸我……”

但每回张燕总是悬着心，心里默默祝愿妈勒覃平平安安。自 1979 年中越交兵以来的 10 多年间，界河两岸人畜被炸的事件偶有发生。她看到过一份令她过目难忘的资料：在中越武装对峙中，越军掩埋在中越边境的爆炸物品多达数百种，它们来源于美国、原苏联、东德、波兰、捷克等 6 国。什么母子雷、连环雷、诡计雷、防坦克雷、绊发雷、木壳雷、胶壳雷等等，不一而足，数不胜数。从布设方式分，呈立体式、多层次。不仅地下埋有地雷，水中设有水雷，就连树林上、草丛中、石头缝里也密密麻麻地悬挂着、塞着形形色色的地雷，可谓无处不有。在某些“要害”地段，甚至遗弃在地面的破鞋子、旧瓶子、烂水壶都有可能是爆炸物，使你防不胜防。前些年，出于维护领土安全的需要，我边防部队和民兵也曾在我方边境埋设大批地雷。就水口关



而言，“自卫还击战”撤出时，从23号界碑至24号界碑，界河沿边和丘陵山地绵延100多公里，全都布了雷。因年岁久远，时过境迁，埋雷资料已不完整。加上广西边境地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带，地形复杂，丛林密布，扫雷机械无法开进，要将滇桂中越数千公里漫长边境上数以百万计的地雷排尽扫清谈何容易？有一位资深军事家说：在中越边境排雷，实质上是在打一场看不见敌人的更加艰苦卓绝的战争！

这天早晨，老人又往河沿走。她是去栽红薯——将来，薯藤可以做猪饲料，红薯可以饱肚子。老人的忠实伙伴、一只叫“阿黄”的黄狗在前面开路。妈勒覃称“阿黄”是她的“活扫雷器”。

张燕力劝，但劝不住。眼巴巴望着老人晃晃悠悠地下了河沿。

张燕的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上，一个上午眼皮老跳。她有不祥预感。

果然出事了！时近正午，河沿传来一声闷响。

她匆匆交了班，急急冲下河沿。但见一把锄，一篮红薯种苗，几畦新翻的沙土。“阿黄”呜咽着疯了似地四处狂跑乱窜。有若干农民围观着。离土畦几步之遥，老人躺在她长子的怀里，眼睛微张，脸如灰土，已经溘然长逝；下半身自大腿以下，全炸飞了。

张燕没有掉泪，将泪水咽到肚里。她把老人抱放到门板上，将溅散到草丛中、灌木上、石缝里的残肢碎肉，一点点一片片地捡拾干净，一一拼装到老人身上。

这是她一生中头一次看见和触摸死人。当时只知道默默做这一切，并不感到害怕。事后她在日记中这样写：“……后怕是有的，过了好多天，每每一闭上眼睛就会想到妈勒覃死时的惨状。我当时之所以不怕，全是因为感情盖过了恐惧。”

几天后，她参加了老人的葬礼。她在土坟上摆放了好多雪白

的金樱花和粉红的稔子花。壮族习俗，对亡人一般没有立碑的习惯。张燕将一张纸条，用土块压在坟尖上。纸条上写着：“一个普通而伟大的壮族老人——妈勒覃——长眠于此。”

说“普通”，自不待言。

说“伟大”，张燕绝无夸张之意。她听人说过：老人的二儿子在那场“自卫还击”战中自愿报名参加民兵担架队，随前沿部队直插越方纵深，冒死抢救下十几个伤员；在战场上入党，立功。在撤回的途中遭突袭牺牲……——这件事，老人从不向张燕提起过。而老人的长子，却患有先天性白内障，明显弱视，算是半残疾人，因而至今 30 多岁未娶亲。这些，正是妈勒覃的伟大之处。

如今，当张燕接受笔者的采访，谈起这桩悲伤往事时，她仍然哀痛不已潸然落泪。她说：“可以说妈勒覃影响了我的一生。她使我懂得了生命的脆弱和生命的可贵。当人活着时就得好好过，就该多做好事善事。她使我明白，人应当具有爱人之心，爱国之心，舍我之心；应当具有达观精神，奉献精神，牺牲精神。她和中国广大妇女一样，只知道默默地生活，默默地承受命运所遭遇的一切，包括痛苦，忧伤，贫穷，孤独，无助，甚至是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老人的死和她为国献出一个儿子，使我想到肯尼迪一句很出名的话：‘不要问国家给了你些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

张燕日记：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两句诗，亟言戍边将士之险，之苦，之愁。我们今天同样守边，应当说，与唐诗中的心境是相近的。我们一样与寂寞、愁苦、单调、乏味为伍……现在和平时期太平静，我渴盼横刀立马，轰轰烈烈，惊天动



地……”

这种思想是真实的，热血青年谁都渴望有所作为，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

其时，有几件事，打破了水口关的“平静”。

之一：南宁检察院下达协查通报至水口边检站，云：南宁市工行第一储蓄所营业员张春偕情夫、生意人腾武汉，携 38 万元巨款潜往边境意欲偷渡越南。同时配发了这两个嫌疑犯的照片。一日，检查员胡开敏在水口街上执勤，发现神色慌张的一男一女与照片酷似，遂急报站领导政委阳月生、站长易经权。站领导即命教导员冯正秋和检查员胡开敏、林芳至街上盘查二人证件，核准无误。将二犯带回站审问，二犯供认不讳。为此，胡开敏立三等功。南宁工行行长率团来感谢，赠锦旗一面，上书：“国门卫士。”

之二：水口关接上级指示：缉枪、缉毒。据内线信息，他们决定布控三个组：23 号界碑一个组，关口右侧一个组，板棒渡口一个组。是日自清晨 6 时守候至 10 时多。三个组对越方入境人员仔细盘查。结果，关口右侧这一组有所获，他们根据内线反映的贩枪人员相貌衣着等特征，在可疑对象的木薯袋里搜出 5 枝枪——手枪 4 枝，卡宾枪 1 枝；还有子弹 30 发。越南人名黄二，乃惯犯，矮小而黑瘦，40 岁出头。通过口岸将其移送越方，被判刑 15 年。此役水口边检站有 3 人立三等功，二人嘉奖，调研科长功劳最大，获全国边防缉枪缉毒优秀警官和广西公安系统缉枪缉毒先进个人。

这些“事件”，张燕都无缘沾上边，当然也就立不了功。但对她教育很大。她在日记中抒发感想：

“……看来边境的平静中酝酿着不平静，随时随地都会出现

突发事件，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确实，没有国门卫士，没有钢铁长城，就不会有国家的安宁。现在我体会到，‘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这句话绝非豪言壮语，而是有感而发的。”



1993年8月，张燕从水口边检站考取河北廊坊武警学院。她是在昏暗的烛光下，在蚊蚋的骚扰下，顶着炎夏的酷热，利用工余时间复习而一举考中的。

采访札记：

2001年5月15日，为了追寻张燕当年的足迹和了解她在水口的事迹，我们一行5人——笔者，张燕，南宁市军转办主任范微振，南宁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黄光荣等——驱车245公里，从南宁前往张燕的“娘家”：水口边检站。

不消说，受到了隆重热烈的欢迎。

召开了两个座谈会。边检站的领导和张燕当年的战友都说了热情洋溢的话。

邓燕华（站长，中校）：张燕的事迹见报后，在她的“娘家”水口边检站引起很大反响。她定准了人生坐标，体现了人生价值。张燕1992年至1993年在这里，是时水口关正逢两国口岸刚刚恢复开关，是从封闭、守备到开关、开放的转型期。那时生活环境、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执行边检出入境也是个新课题。在接触新业务知识上张燕表现很好。她虚心学习并迅速掌握和熟悉业务。尤其可贵的是：她边工作边学习，过去大学没考上，在这里她考上了军事院校并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当时水口关参加高考的两个人，她是惟一考取廊坊武警学院的。足见她思想、业务、知识的扎实。我是新站长，从凭祥友谊关刚调来，听前任同志讲过张燕的事迹。她对于我们的干部、家属如何择业，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很有启迪教育作用。



周世华（政委，中校）：1991年12月中越两国总理——当时中国总理是李鹏——签订了“处理两国事务的临时决定”，发表了“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联合公报”。其时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已沉寂10多年，但双方交恶的余波还在，所以边境局势仍然有点紧张。各院校毕业生一般都不大愿意到边境部队来。张燕作为一个女同志，又是独生女，能从中专（广西武警指挥学校）自愿来水口，安心服役，尽职尽责，是很难能可贵的。当时界河上的铁桥炸掉了，临时搭了一座浮桥，所以无正式关口。我们在桥头盖一间油毛毡房撑一把太阳伞就是边检站了。那几年边境贩枪贩毒、走私猖獗，应当说我们验关还是有危险的。

我觉得张燕做到了爱岗敬业。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发奋学习考上了大专院校。这在一般干部是做不到的。可以说，张燕树立了长期报效祖国的决心。

张燕与同事领导关系处得好，虚心向有经验的同志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守边关，工作平凡也不平凡，有危险性，硝烟刚散，处处是地雷，那时双方不许开枪，但哨兵枪口相向，互相砸石头，对骂……张燕坚守国门，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她是从咱们水口出去的人。为此我们感到光荣和骄傲。

蒙奎（副政委，中校）：水口陆运口岸位于广西西南部、龙州西端，与越南仅一水之隔，乃国家一级口岸。1889年开辟为通商口岸；1952年2月在水口设口岸工作办事处；1978年两国关系紧张，口岸封闭；1984年双方炮战；1988年两岸边民恢复民间贸易；1993年12月恢复开关。

1993年，公安部在南宁召开西南缉枪缉毒工作会议，制订了3年缉枪缉毒专项斗争战略方针，重点打击边境上贩枪贩毒和走私。这年张燕正在水口站，所以她和我们男同志一样，心理和生理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意想不到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和降临……

陆国光（参谋长。少校）：我和张燕是老战友了。她在水口那一年，我是边检科长。

我们边检站的通常业务是：对出入境人员、行李物品、交通工具及其运载货物实施边防检查。水口站虽是国家一类口岸，但在整个广西的边防口岸来说属条件最差的。当时的所谓边检站，只是一间临时搭建的四面通风的油毛毡房。炎夏烈日当头照，严冬寒风透心凉。张燕和男同志一样钻油毡房，不分作息时间，干活任劳任怨。她甘愿默默无闻，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乐于奉献。平凡中见崇高，这是一种精神和境界。





第四章 南宁边检站

南宁边防检查站。

张燕从 1995 年 7 月至 1998 年 8 月，在这里度过了 3 年时光。她是从廊坊武警学院攻读了 3 年边防管理专业，尔后拿着一张大专文凭肩扛一杠两星分配来的。南宁边检站担负着南宁机场空中航线和邕江水运航线的边防检查任务。张燕被分派担任南宁机场的检查员。

3 年中，她在这里走过了人生旅途的两个驿站：婚恋，转业。

2001 年 5 月 14 日上午，我们一行 5 人又造访了这个张燕曾经在不久前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

南宁边检站坐落于南宁市福建路 8 号。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只是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几位张燕当时的领导和战友。他们的发言带概括性和评价性，虽然没有太多的故事和情节，但张燕的表现、形象乃至性格亦可窥见一斑。

廖勇国（副政委，中校。1998 年张燕转业时，其为政治处主任）：

张燕在我站 3 年，表现好，获得过两次嘉奖。

安排她转业，是全国形势的需要。与她同一批转业的有 3 人。一位是武莉，现在南宁邕江大堤管理处；另一位是吴轩倩，

现在南宁市党校图书馆；再就是张燕。主要是从年龄角度考虑。我们是很舍不得的。

组织上分别找3人谈过话。告诉她们，从全国大局出发，部队需不断更新，补充新鲜血液。

对张燕而言，她年龄到了，当时又怀着小孩。而我们工作性质是常有夜班，尤其是旅游旺季。比如泰国曼谷每年4月13日的“泼水节”期间，飞往曼谷的国际航班都是半夜12时发机，得值夜班，很辛苦。工作没个固定时间，也没规律，常常从早上8点干到次日凌晨1点。张燕怀了孩子就不太方便，自己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张燕在这里的工作从来认真负责。

先当检查员。国外叫做检查官。职责是：履行对所有出入境的中外旅客看是否持有符合进出我国的法律文书——包括通行证、证件、护照、签证等等。检查员权力非常之大，责任也十分重大，中外旅客能否进出境，就取决于检查员这一关。后来因工作需要，让她转当内勤：管进出站的验讫章；对机组护照证件检查等。

3年里，张燕没出过一次差错。

我们要求，检查员对每个旅客必须在45秒内完成检查。这包括：讲解出入境政策；辨认国家护照、护照等级；所持证件是否有效；人证对照——人和照片相符否，护照真伪；还看其填写的出入境登记表——此乃是旅客惟一留在我们手中的真笔迹；出境的有否持前往国的签证，入境的有否持我国签证；还有电脑录入，看旅客是否在黑名单内；而且，各国护照均用本国文字，我们每个检查员必须看懂、看准……

检查员上岗不那么容易，对他们进行过严格的培训。他们对电脑也得非常熟练，每分钟不少于60~80个字。总之，对每个检查员要求较高。与我国建交的国家有170多个，每国旅客最少





有3种签证，多者达十几种。一般的是：定居、旅游、访问、学习、就业、乘务等等签证。对这些，检查员都得烂熟于心，稍有疏忽，就会出纰漏。他们就得认真钻研业务，有敬业精神和良好素质。张燕和科里的同志一样，很称职，没出过大差错。

张燕品德好，是个厚道人。对人友善，不论对上级、同学、出入境旅客，都能热情相待，友好微笑服务，从没发生过争执，所以受到出入境旅客多次赞扬。有一回，一位台湾老人回来探亲，张燕主动找轮椅将行动不便的老人从飞机舷梯上扛下来，慢慢推出了候机室——我们当时还有人拍下了这个镜头。廖干事，你拿些照片给何作家看看！（我果然从廖干事手中看到了这张照片。轮椅上，胖胖的老人笑容可掬，有幸福感；张燕推轮椅，满脸堆笑）再搀扶进汽车里。老人十分感动，紧握住张燕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我走了很多国家，还是我们中国的警官最好……”

我还想强调说的是：张燕对组织上安排的工作，从无怨言。

她先当检查员再转干内勤。二者工作性质区别很大。内勤有一项主要工作：管理经验讫章。一个章可以说是无价的，它可以验讫所有护照证件。有的蛇头以高价买章——1993年深圳某边检站检查员被蛇头重金收买，盖一个章获24万元，结果酿成了大祸：非法出境者变成了合法的，得以单程赴港定居。所以，管理经验讫章者都选诚实、可靠、责任心非常强的人；他们代表国家行使出入境管理，肩负重任……我们对经验讫章管理是严之又严，实行三级管理：科长管理大柜子钥匙；检查员和内勤各抓一把钥匙——共三把钥匙。每个检查员有个专用小铁盒子，最后交科长锁进大柜子。对经验讫章实行24小时控制，哪怕上厕所都不能带去。张燕任劳任怨，常常最后一个离开现场，因为她负责掌管经验讫章。

谢玉荣（女。检查员，副营级，少校）：

我 1989 年到本站，张燕 1995 年分来。我俩同龄，又同科，共同点多，所以挺聊得来。

她给我的印象很好：诚恳，诚实，和气，谦虚，不懂就问。工作认真，踏实，负责任。

张燕从武警学院刚分配来时，有一个短暂的适应过程，因为在大学里学的是理论，到这里是实践。她得从头来，自学，请教别人。一下子上验证台很难，她就勤学苦练，上班时向老检查员细观默察虚心请教，下班就争分夺秒背默各种规章条例和反复操作电脑。因而她对业务的掌握和熟悉都比较快，我们这里一般要求一年左右“上台”（上验证台），她仅用一个月就“上台”了。

没多久，领导调她干内勤，事多，庞杂，量大，保管东西多。但事无巨细，她都细心不马虎。

胡朝晖（边检科执勤组长，营级，少校）：

张燕当检查员没发生过“等级事故”——即：无错放，无漏放，无错阻现象。工作中差错率较少。电脑打错个把文字、数字，是有过的。

1996 年上半年，边检科原内勤人员调动，需找一人顶替，上级及科里认为张燕合条件。这个岗位重要，一般人干不好，需要在边检各岗位都优秀和胜任的人。内勤的职责，包括验讫章管理；数据统计——这是最繁杂的活：每天，在南宁出境人之中，有多少港人、台胞，有多少证件……林林总总，都得统计清楚；还有对现场出入境旅客违法违规的处罚——检查员只有发现问题权而无处罚权，处罚权在科领导，具体由内勤执行：出具法律文书，包括罚什么条款，因而不允许出境等等。因此，内勤脑子得灵，对各种条例要非常熟悉，边检具有的条例共 7 大项，都得如数家珍，说来就来。在执行中，常见不少旅客或迎送人员因违法违规向张燕求情，恳求放他们一马，但她从不徇私。

内勤人员还有一件重要工作，叫做抄文件。得将黑名单、公





安部外交部的明传电报抄清楚；如果耽误了，放错了，就是大事故。这样，内勤人员每天就得提前到站里来。张燕不住在站里，她得提前半小时到站，那么她就得提前 1 个多小时从家里出发。她风雨无阻，从不迟到。她总是上班最早，下班最晚。

1997 年张燕怀孕，按规定不用来。其时她的内勤还未交接，只是由一位同志暂时顶着，有些业务还不很熟。每遇不清楚或解决不了的，新手常呼她来，她总是大着肚子每呼必到，从无怨言。

我还想特别说说的是，干内勤，既累又繁杂，是无名英雄，几乎没有立功机会。如果是在一线当检查员，你直接和进出口人员打交道，立功机会就较多——只要你偶然查出一枝枪、毒品，或发现了揭换证件的照片之类。故而，张燕仅得到嘉奖，没立功。但我认为她是够立功条件的。

到南宁边检站采访之前，我从相关渠道了解过这个站的“站史”：始建于 1954 年，乃是国家设立在南宁市的依法行使对从南宁口岸出入境的交通工具及其载运的人员、货物进行检查和监护、履行口岸查控、情报调研、行政管理、行政处罚等职权，打击各种违反国家出入境管理和边防检查法律法规犯罪活动的执法机关。这个站除了承担南宁至河内、香港、曼谷三条国际（地区）空中航线的边防检查任务外，又增加了南宁至香港、澳门地区的水运航线船舶的边检任务。

建站 40 多年来，这里获得过多项集体荣誉。诸如：“广西口岸先进单位”；“全国边防出入境管理系统先进单位”；“广西拥政爱民模范单位”；“全国‘为人民服务，树边检新风’先进单位”，等等。

当然，也有好些是个人立功的。

如：政委、上校吴长明。仅在 1997 年中就在现场亲自组织、破获偷引渡案件 5 起 28 人，占全站破获案件的 45% 和查获总人

数的57%。在这些案中抓获的人员有福建省公安厅通缉的重大抢劫杀人犯吴卫芳，有来自美国的蛇头肖高荣，有来自荷兰的蛇头胡马胜……

又如：副营检查员、上尉钟汉礼。关于他的先进事迹材料上，有“慧眼识‘蛇’踪，‘黑客’难通行”的赞语。一回，他发现一名福建籍旅客用8万元高价从“蛇头”处买来揭换照片的护照企图从南宁过境越南。又一回，一名涉嫌杀人的通缉对象被他发现，扣证扣人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再如：副营检查员、少校谢玉荣。这位与张燕同龄的好友，多次发现并扣下偷引渡人员，还发现过非法携带枪支弹药者，因而几次荣立三等功。

……

我就发现，这个站不论是群体或者个人，都有机会立功。

关键在于“机会”两个字。立功，确实需要机会；而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认定，张燕是没碰上机会。

后来，我采访她，请她谈这一段的经历。

她向我“实话实说”：“……原来干内勤的黄莹调到咨询公司，我就从检查员过来接她干内勤。这活大家不大愿意干。重重复复的活路是：记录文件和新的政策法规；记录黑名单、通缉令等；调试验讫章的日期；开保险柜；月底打报表；每天负责登记上下班人员；还有搞清洁卫生等……全是琐碎杂活，不起眼，也没什么机会‘表现’自己，没多大立功机会。所以，我仅得到嘉奖两次。而我在一线干检查员仅三四个月……”

我就说：“可不可以说：干内勤是在幕后，干检查员是在台前。就像打乒乓球，内勤相当于陪练，他（她）永远拿不到奖杯；检查员则相当于国手，赛场上的荣誉和花环只可能青睐他们……”





“你这个比喻不一定贴切……”她打断了我的话，谦逊地笑笑。

我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亏了。”

她想了想：“不存在亏与不亏的问题，真的。我觉得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去干。大螺丝和小螺丝都是螺丝，缺一颗都不可。我真是这么想的……”

我想，这个“机会论”毋庸置疑是存在的。比如二战中如果没有盟军开辟第三战场远征欧洲，如果没有美德之间坦克兵团的大血战，巴顿就不可能成为妇孺皆知举世闻名的“巴顿将军”。所以，英雄和不朽业绩的产生，需要环境，需要时势，更需要机遇。

不过，除了那个“为台湾老人推轮椅”的故事外，我还“挖”出了几个关于张燕的“凡人琐事”。

这是罗奔——张燕的丈夫告诉我的。

其一，由于罗奔是广西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机场办副科长，而且兼司机，开着一辆小车。每天上、下班，车子空着也是空着。而张燕和他在同一机场上班。二人工作性质不同，但上、下班时间却是基本一致的。罗奔每天都邀她坐顺风车，但她从不坐，硬是早早就离家在路边等单位的交通车。

其二，一回，张燕晚上哭鼻子，哭了小半宿，罗奔好不容易才劝住了。问原委，原来是白天在验证台上张燕盖错了章，将一位旅客的入境章误盖成了出境章。在旁监督的同事及时发现，张燕立即纠正补盖了入境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未酿成后果的“事故”，仍然属于事故。张燕懊悔地对罗奔说：“‘涉外无小事’，虽然及时补救过来了，但差点就铸成了不可弥补的大错！如果复查监督的同事没发现，如果我错盖的是一批人，那错误和麻烦都是难以估量的呀！……”接着又自我反省：之所以一时糊涂，原因是“上台”前在候机时打扑克，打得兴奋了，就导致了

干活时走神。这事对她触动震撼极大。次日张燕主动向领导检讨承认错误。领导说：“这事可大可小，假如旅客离开了，事情或许会变大；你能认识错误，是好同志。”此事以后，张燕再没出过任何大小差错，至年终仍获嘉奖。

在南宁边检站，张燕拾获了她的爱情。

后来她说：爱是讲“缘”的，可遇而不可求的，仿佛在冥冥之中，你不理睬它，或者你在期盼它，它就飘然而至了。

爱的缘起是在她上班的第二天——这是1995年7月的一天。

她登机检查。

恰好罗奔也登同一架机检查。当然，他查的是检疫方面的事。小伙子就发现了一张新面孔——张燕，这是一位他从未见过的女军官。

他时不时瞅瞅她，觉得她友善，文雅，温顺，略带腼腆和羞涩。而且，他忽然感觉她像自己家族里的人，对了，非常像自己的二姐。他产生了很强烈的与她攀谈和认识的念头。

他过去搭讪：“你是新来的？”

张燕：“是啊，你呢？”

“我？不，我是这儿的‘老革命’啦！……”

小伙子不乏幽默。张燕按捺不住笑了起来。

他俩就这样认识。

小伙子就有意识地与这位新来的女军官套近乎。候机时，还未轮到上班，就主动和她聊聊天，打打扑克什么的，一回生二回熟。

这时的他30岁，她28岁，都属大龄青年。而且，彼此都曾经谈过恋爱，初恋的那种兴奋、狂热、血液沸腾，都经历和体验过了。现在大家都很实在。

张燕的一位同事、又是好朋友武莉，感觉他俩似乎都有点儿这方面的意思，就有意撮合他们，特意将他俩作了介绍，又让





他们互留了电话和呼机什么的。

火花一擦就燃。

翌日，小伙子赴邻近的武鸣县出差，出发前打电话想约张燕吃晚饭，电话不通。晚上回来又打，通了。电话那头，张燕有点兴奋地说：“我白天也给你打过电话，可是你不在……”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旋即一切进入爱情程序：请吃饭；夜茶；电影；漫步。

短短一周内，进入热恋阶段。

后来罗奔说：我觉得要准确判断一个人，有一个星期足够了，大原则已经把握了。

当然，小伙子还是慎重的，他对张燕也作过侧面的“火力侦察”。他从张燕的同事那里了解到对他的评价：稳重，实在，不矫饰，对人大度，宽容；工作认真；性格有点男子气，有主见，不轻浮。

他就认准了她，从此“咬定青山不放松”。

张燕对罗奔的看法则是：和他交往没几天，我就认定这是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是个完全靠得住的男人。

热恋之中，有些小事，加深了他们相互之间的了解和爱慕。

比如：罗奔的二姐从广东来探他。他陪姐姐上街，逛景点，买好多东西给二姐的孩子，总之孝顺有如对待亲母。张燕曾听罗奔说过：他是农民出身，老家是贵港市瓦塘乡瓦塘村人，家贫而人口多，有父母，还有兄妹6个；罗奔是老三。他念书、上大学（广西农学院植保专业）的钱全仗二姐罗志连赴广东干采石工辛苦所得供给。他全家仅他一人上了大学。所以，他对这位二姐的深恩大德是常挂嘴边，并且多次说“没齿难忘！”……张燕就觉得：小伙子是个知恩识报的人，是个善良的人；而大凡这样的男人，大多靠得住。

又如：上街，在朝阳广场停着一辆南宁血站的义务献血车，

张燕连声招呼都不打，“登”地就跳了上去，一抽 200CC。罗奔看她的“义务献血证”，已经是第五回了。还有，立交桥上见了个瞎眼老人拉二胡，“沂蒙小调”什么的，尽管五音不准，张燕总伫立同情聆听，然后往讨钱钵扔下 5 元、10 元的。罗奔就想：姑娘是个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人；而大凡这样的人，不仅心地高洁，而且日后必是贤妻良母。

就这样，两颗心相碰，愈拉愈近了，进而心心相印，难舍难分了。

很快，姑娘领小伙子回家去。这就有未来女婿见未来岳丈大人的意思了。

这是个星期天。小伙子拎上两瓶孔府家酒，两条红塔山。吃饺子——这在北方，有团团圆圆之意。老头平素喜欢喝点酒，小伙子就陪他喝上两盅。这一整天，其乐融融。这中间，楼下的与张家相交甚笃的王东明阿姨上来“尝尝饺子”——这当然是事先约好了的，她用她那当人事处长的目光审视小伙子，又仔细“盘问”了好一会儿，末了，笑眯眯满意地走了。

过后，父亲对张燕公布了“考核”结果：“这小伙子行。和咱家出身一样，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谈得来。你没看错人！”

很快，她俩结婚。从相识到结合，仅用了 3 个月，他们称之为“闪电战”。这天是 2 月 14 日“国际情人节”，他们记得很清楚。张燕后来说：“既然彼此了解了，心灵沟通了，就没必要‘马拉松’，来那么多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了。”

天有不测风云。

不久，家里发生了一件令全家人都感到猝不及防和难以应对的变故。张燕这样形容当时的情景：“当时只觉得天地塌下来了，一个好端端的家也垮了！”

这是 1997 年 2 月，张燕父亲赴柬埔寨当翻译。当时柬埔寨





正张开臂膀欢迎国外朋友援助其开发和发展。广西北海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广西电力工程部门联合在柬埔寨办了个海宁公司，该公司在柬埔寨购置了 35 万亩土地拟搞农业开发，预付了 10 万美元订金，签了合同。到了 5 月 7 日凌晨，张父依惯例早早起床，突感手、口抖颤不已；至夜，看书，手再也不听使唤，书从手上滑落地面。翌日，急送柬埔寨国家医院，吊针、做心电图，但设施太差，连个 CT 都没有！根本无法诊断老人是患了脑梗塞或是脑溢血，更不说医治了。

其时张燕正怀着 5 个多月身孕，母亲心脏不好。海宁公司总经理杨肇芙从北海给罗奔来长途道了真情，两人商定：与其留在医疗条件极差的金边，不如立即返国治疗，而且越快越好。

于是从金边飞广州，再转飞南宁。住进了南宁中医一附院高干病房。一住三个半月，出院时老人一手一足一瘸一拐的，动作不灵便了。

这三个半月，罗奔和张燕轮换照料老人。罗奔得上班，于是两头跑；张燕则有孕在身，挺着大肚子只能尽力而为，根本无暇做饭，医院附近的快餐店便成了他俩天天光顾的“饭堂”。

看着一向雄壮威猛风风火火的父亲，说垮就垮，一下子变成了这么副模样，张燕忽然就感觉：人原来是很脆弱的，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好好珍惜和关爱自己，同时也应当好好地珍惜和关爱别人。

1997 年 10 月 1 日，张燕的宝贝女儿出世。她在家过满了 4 个月产假，向单位领导电话报告假满，拟上班。

领导告诉她：将有一批同志转业，名单里有她。

她没有感到太意外，她很平静。她早有这个预感和思想准备。一来自己属大龄女军人，二来更重要的是正逢部队大裁军。

是的，大裁军。

部队首长告诉张燕：党的十五大决定，人民解放军在 80 年

代裁军 100 万的基础之上，将在 1998 年、1999 年、2000 年 3 年里再裁军 50 万。此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重大战略决策……首批 1998 年部队转业的是 5 万人……

部队希望张燕和其他几位同时转业的同志，要思想通，要乐意，要积极配合。

服从乃军人的天职。张燕虽然舍不得部队，但她想得通。

有一点，是她和同时转业的战友都清醒和明白的，那就是：80 年代中期的百万裁军虽然量大，但安排较易，那时是国家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发展，企业景气。转业人员分到企业都乐意，比当干部还强。而这回裁军虽然量小了，但难度加大了！企业纷纷下马，工人下岗，事业单位也满员和减员。所以就面临转业人员择业和就业难的问题。

但难归难，正确面对归正确面对。张燕记得鲁迅先生的话：路是人走出来的。而且，自己应当为党、为国家、为部队分忧。

1998 年 4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在会见全国军转干安置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张燕将其中两段整整齐齐抄写在笔记本上：

“当前，世界上一些军事大国都在调整军队发展战略，加速军队的现代化，加强质量优势。我军这次裁减员额 50 万，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进一步加强我军的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国家的安全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可靠的保证。这一工作不仅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改革和建设，也关系到国家的跨世纪发展。……

“军队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教育转业干部认清形势，顾全





大局，把个人的利益、愿望同党和国家的需要统一起来，多体谅地方的困难，服从组织安排。同时，要教育他们发扬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为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一个星期天的清晨，张燕专门坐上罗奔的小车——这是3年来的第一次。车子箭一般向南宁机场疾驰，停在机场大门外的树阴下。

张燕摇下车窗，深情眺望进进出出的旅人、执行公务的战友；看飘扬的彩旗和国旗；看飞机升升降降；看机场上空依旧的蓝天白云……她今天一身便装。她将右手慢慢举到额际，默默行了一个没戴军帽的军礼。这是一个最后的军礼，告别这里的一切：对自己11载的军旅生涯，划上句号；对自己的人生之旅，划个分号；对未知的明天，写上一个重新开篇的冒号。

车子调头返去。罗奔打开车头的录音机，播出一曲《同一首歌》。他知道这是张燕最喜欢听的一首歌。

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
每一次相逢和笑脸都彼此铭刻。
在阳光灿烂欢乐的日子里，
我们手拉手想说的太多……

此情，此景，此时，此地，张燕想说的确实太多太多。她感激地握住罗奔的手，双眼濡湿了……



第五章 择业

1998年8月的一天。南宁，广西武警招待所。

今天，在这里举行军队转业干部双向选择洽谈会。简称“双选会”。所谓“双选”，顾名思义就是用人单位选择优秀择业人员，择业人员选择自己满意的用人单位。那紧张的程度和氛围不亚于高考。所以，大清早，用人单位刚刚摆好“擂台”，应聘者已是纷至沓来，到处人头攒动。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今年初，在前几年全国百万大裁军的基础上，再次裁员50万。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是50万的人数？！

不消说，今天来的择业者全都是戎装刚卸。张燕也来了。转业，这是她人生道路的第二次抉择。她不得不慎重，同时也有点忐忑不安，她担心临时遇到的“意外事”——比如，突然冒出一个很理想的单位；或者，最终不得已只好敲定一个不合意的部门，等等——自己会拿不定主意。所以，由丈夫罗奔陪着来……

此前，她和她这一家子都做过许多努力。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其实，女的同样怕入错行。

父母尽力了。早在去年——1997年年末，风闻燕子会转业时，二老就托了人：那是多年好友、广西旅游局的人事教育处处长王东明。他们两家住楼上楼下，常来常往。王处长有两个儿子，没女儿，将张燕当亲闺女看待，张燕平时都叫她王阿姨。这



关系够铁的！只是铁归铁，难归难。是时旅游部门正办下岗、停薪留职，正处在人员削减的不稳定时期，出人易，进人难。王阿姨爱莫能助，告诉他们：本来按政策张燕可以从哪里出去，复员转业再回到哪里，但如今人满为患，实在安插不了。又说：倘若到国际旅行社搞计划调度或导游，倒可以考虑。但张燕顾虑自己的专长，不合适，又不善交际；尤其是父亲有病，女儿尚幼，都得照顾，就放弃了。二老没辙了：一来几位知交和老领导，不是病就是退；二来自己也退了，门路不多；三来年老多病，没法跑动。对张燕只好听之任之了。

小两口当然更没闲着。为了找到理想的工作单位，张燕也像其他转业干部一样，把自己的简历等有关资料打印了几十份，通过亲朋好友广为散发。本以为张燕从武警下来，最对口的当然是公检法。于是托了关系，两人也跑断了腿，最终是没门！——三家都只要男的。再跑中学：新成立的南宁 29 中、30 中，想去谋个政工干部或政治老师什么的，亦满员。

这时，有两件事，使“南宁殡仪馆”5 个字映入她的眼帘，嵌入她的心里。

有一次，她转业以后，参加南宁市军转办的转业干部培训班。三个月，学习法律、经济、政治、地方经济发展信息等。老师讲课介绍并分析若干种择业走向。一次，谈到殡葬行业，老师赞之为“朝阳行业”：现在看似冷门，但千万别小看，将来很快会成为热门，人们趋之若鹜；反之，现在是热门的，不久会变冷门，甚至无人问津。中国多年搞计生，现在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再加上不遗余力推行火葬和树葬。不言而喻，殡葬业将前途无量……是夜回来，张燕向罗奔转达了老师的话，罗奔知道她有点心动了，于是有意识地帮她收集相关资料和信息，得知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大都市，殡葬业人员素质高、待遇好、实施电脑程控管理，颇受青睐，前景广阔……



又有一次，傍晚散步。离家不远的东葛路阅报栏上，党的十五大代表、武鸣县殡仪馆党支部书记方英梅的事迹吸引了张燕的目光。她如饥似渴，一连看了两遍。立即到报摊买到了这张报纸，当场再看一遍。回家，再看一遍。她的眼里流露出了敬慕和向往。这一个晚上，枕边的话题都是“方英梅”。她对罗奔说：“方大姐是女的，她干了大半辈子，论环境和条件她那时比现在艰难多了。她干得，我也应当干得。”罗奔心中有谱了。当晚两口子确定的方针是：广撒网，而殡仪馆是主选对象之一。

就这样，夫妻俩到了“双选会”。

张燕第一号目标就是直奔“南宁市殡仪馆招聘处”。问知殡仪馆需要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她想，这正合心意，自己从小喜欢文科，文字功底不差，又懂电脑，干个抄抄写写的，不会成问题。她递上材料，要到了表格，很坚决地表示了态。

话说“殡仪馆招聘处”这头阵容很强大。这天来了4个人，都是“重量级”的。殡葬管理处的领导有陈国生书记，夏惠宁副处长；他们还特邀了他们的主管部门、顶头上司市民政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郑定胜，局党办主任兼人教科科长李汉明帮忙、坐阵，参与选人。而之所以这么高度重视，是因为去年与前年，市军转办每年都给殡仪馆一至两名指标，但都放了空——原因是他们想要的人别人不愿来，而想来的人又不太理想；宁缺勿滥，指标就白白浪费了。

今年“双选”，他们志在必得！

一开张，头一个来光顾的就是张燕。后来，殡仪馆的领导对笔者说：张燕报名，使他们有四个“想不到”：第一想不到是个女的；第二想不到这么年轻；第三想不到条件这么好；第四想不到态度如此坚决。

而此前几天殡仪馆领导层开会研究确定下来的要人方针是：



不要女的；要学法律的或胜任办公室主任工作的。

没料到现在却来了个女的，各方面条件又如此优越，他们磋商了一下，觉得要张燕“不忍心”，再说也与他们的初衷不符。

他们有意要推掉她。

陈国生书记站起来，指指身后的牌子，对张燕说：“你别忙作决定，你先看清楚咱们是什么单位？这单位又是干啥的？我们再商量。”

“我懂！”张燕笑说，“一进大厅我就看到了。我也考虑好了。”

他们七嘴八舌劝张燕：你还是先到处走走，四周转转，好单位多的是，没准你会找到最合适你的……

罗奔听得在理，拉了拉张燕。两口子这才走了。

不久再来一女，是张燕的战友，被劝走了。

又来一男，高大强壮，中年，什么杂活都干过，文化很低。他说：“扛死人，这把力气我有，我也不怕！”此人条件与他们的要求相差太远，又否掉了。

两人就四处转悠，搜寻目标。

一所中学说是招聘保卫干部，一问得知其实就是“门卫”，每天在校门口看学生进进出出，兼晚上校园的安全保卫。不合意，否了。

南宁电视大学招一名办公室主任。接了头，摸情况，谈条件，感觉难度颇大。两人知难而退了。

如此这般，跑了几处，还想再跑跑。张燕不干，她自己径直跑回殡仪馆这个摊位。罗奔只好尾追而至。

张燕再次表态。她的话从来不多。这回说的和刚才说的基本一样。陈国生书记还是“不忍心”，所以没松口：“不要急，耐心，多跑跑，会有更适合你的……”



这样又“跑跑”。

市邕江大堤管理处……

市自来水公司……

南宁电台……

市环保局……

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是张燕不喜欢，就是谈不拢。

张燕于是仍然回到了殡仪馆。再次表明心迹，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愈是这样，他们就愈是“不忍心”。陈国生还是那句话：“再走走，多挑几家，会有更好的。”

走走就走走！又瞅了几家。

青秀山公园……

金花茶公园……

邕江宾馆……

或者当管理人员，或者做售货员，前二者山青水秀空气好；后者站柜台天天与货物银钱打交道。张燕都看不上。

时近 11 点。两口子以为这个上午白跑了。

此时事情有了转机！

按军转办的规定：超过上午 11 点半，用人单位仍招不到人的话，所给予的指标将不能再自主使用；或自行取消，或由军转办予以“计划分配”——由他们给你摊派一个人。这就相当于“隔山买牛”，你根本无从知道摊派来的是何方神圣；合意的得要，不合意的也不能拒收。

如今只剩下半个小时了！殡仪馆不能不焦急。一整个上午总共来了 3 个。相比之下，张燕条件优，又最坚决。

时不宜迟，就定她吧！

于是分头找。摩肩接踵，茫茫人海，又不是很熟悉，谈何容易！几个来回，都是无功而返。再找！有如大海捞针。夏惠宁副处长眼尖，在一个摊位前发现了，挺像，拍肩，张燕一回头，正



是！

“快，跟我走！咱们郑局长想见见你……”

“是吗是吗？太好了！”张燕一阵高兴，拉着罗奔就走。

郑定胜局长，是一位稳健慈祥的老领导。他今天现场办公，亲自坐镇了一上午，亲睹了这一幕，他意识到张燕是个好人才，人才难得；而作为女军官自荐来干殡仪，或许是破天荒的第一回。他现在作为“换位认知”的思维方法，站到张燕的角度来考虑，担心她吃不消，受不了，甚至会不会干不长？他郑重地对张燕说：“殡葬业这一行，很特殊，条件也艰苦。先得到‘一线’，脏、累不算，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考虑好了没有？家人的意见怎么样？”

说着又解释说所谓“一线”，就是到妆殓班干活，给死者收尸、化妆、穿衣什么的……

张燕就回答：“生老病死是人生规律。人总要死，死了总要去那里的。我想这工作也没啥可怕的，干干慢慢就会适应的。”

张燕说罢将身后的罗奔拉了出来：“局长，你看他都来了，哪有不支持的？”

罗奔笑哈哈地，频频点头。

郑局长：“你的真实想法怎么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罗奔看看张燕：“我尊重她的选择。”

一锤定音。张燕在招聘录用表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是夜，她写日记，仅有短短的两句话：“一个人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要有所追求，人要有点精神。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军转干部，择业时首先应该考虑社会的需要和组织的需要。”

这事在家里却掀起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波澜。

“双选会”前张燕对殡仪馆的“情有独钟”，丝毫也没有对二



老走漏半点风声。如今却锁定了这么个单位，她料想双亲大人免不了会有“活思想”。她记得早餐时老爸还开玩笑地幽了她一默：“去吧去吧，悠着点选。别一个不小心选了个火葬场回来啊！”

中午，两人进屋。老人正迫切地等消息。

还未坐定，老爸劈头问：“签啥单位？”

“殡葬管理处。”

“真的？！”

“真的。”

老人没想到早晨一句玩笑话如今成了真实。

沉默。那寂静，仿佛掉下来一根针都听得清。老爸跌坐到沙发上。

老人难过是有缘由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老爸是贫农出身，张家口人。其父亲当过长工，做过小买卖，任过村长，村农会主席，乡长。他们家特别穷，一间破草房，四壁如洗。他们兄妹三人，他是老大。因为太穷，他11岁才上学，16岁他上初一时，年仅45岁的父亲病故。为了继续供他上学，母亲改嫁。虽然念书迟，他却总是品学皆优，初中每月拿10元奖学金；保送上的高中；1961年考取“北外”柬语专业，每月拿助学金19.5元。张燕妈妈则是南京人，城市贫民，5兄妹，她是老大，家境也是量入为出，勉强能维持。她和丈夫一样，同样是家里惟一上大学的。他俩同班，结合，有了独根独苗张燕。正因为是千金独女，二老对她的期望值免不了高些。父亲希望她大学毕业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体面工作——当然也不能太辛苦，女孩子嘛。母亲则想让她攻读英语或日语这些大语种，一来算是女承父业，二来来有一技在身就一辈子不愁。生长在这么一个知识之家，张燕够不上出身名门望族，也算是书香门第吧？如今刚刚脱下穿了11年的军装，就干上了殓尸。这个突然降临的现实，对两位老人来说，未免“残酷”了些，使他们难以面对。



过了好久，老父亲长叹一口气：“唉，你们年轻人啊……这么定就这么定吧！……”

无奈、沮丧、难过、内疚之情，溢于言表。

这天和以后的许多天，老人都郁郁不乐，长吁短叹，总抱怨自己身体多病过早退岗没能照顾安排好女儿，以至落到今天干这让人瞧不起的活。

母亲倒看不出什么。母亲性格温顺，素常喜怒鲜露于形色。她比较容易体谅和理解女儿。

父亲给女儿规定了“约法三章”：以后下班回家，换鞋换衣服；洗手洗脸洗澡；换下的衣物单独洗。

这于情于理，从卫生和心理角度看，都可以理解和应该接受。张燕爽快地答应道：“爸，行。你放心，我保证做到！”

再说，此时张燕的小女儿升平还在哺乳期，距她的周岁断奶日还有一个多月。为了孩子的健康，张燕自己或许也会这样做。

张燕签约干殡葬工的消息传了出去，好些反响迅速反馈了回来。

老爸的一位莫逆之交的儿子急急打来电话：“我还以为到了‘兵役馆’呢。我真为你们高兴了好一阵子，后来一打听，是殡仪馆！怎么签那儿？哪里不好去呀？急个啥呀？一年不成就等两年呗！……”

市军转办主任范微振十多年和军转干部打交道，经见得多了，但从未听说一个女军官主动乐意投这行。这真是闻所未闻的稀罕事和新鲜事。而且，他听军转办的办公室主任介绍张燕情况：30岁上下，大专生，独女，还懂电脑和英文。他觉得有必要过问和关心一下。他一个电话打到张燕家里，证实了这桩事，也了解了张燕的想法。他说：“……你还可以再考虑考虑。签了

约也还不要紧。听说南宁个别城区还能进干部。你想清楚了，我可以帮你设法调整……”

领导的关怀尤其是军转办主任的亲自关心，使张燕着实感动。但她不改初衷：“谢谢了！……我想哪里干都是干。就到殡仪馆吧。”

市民政局副局长兼市双拥办主任张栋源，1995年转业，转业前任过广西军区政治部处长，北海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正团级，扛的是两杠三颗星。在他的诸多工作范畴中，殡仪馆亦属于他分管的一块。所以他对张燕这件事格外关注。就在张燕签约之后，还未到殡仪馆报到之时，他通过在广西旅游局供职的老战友那里得知：张燕这事在家里掀起波澜，其父有意见。因为张燕父母双双是从广西旅游部门退下来，所以这个消息应当是准确的。作为一名受过多年部队熏陶的成熟的政工干部，张栋源对这件事有更深层的更慎重的思考：既然家庭有阻力，这个阻力有多大？张燕愿意到殡仪馆，是一时冲动还是经过深思熟虑？思想准备是否充分？尤其是，万一进去了坚持不下来又闹转行，作为她自身的形象、军转干部的形象乃至解放军群体的形象都会严重受损，这个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她想过没有？

这事看来不可掉以轻心，他觉得有必要将张燕请到局里作一次深谈。

张燕来了。郑定胜局长，还有张栋源、沙文胜、何华强三位副局长都候在那里。

或许由于近几个月来为了找工作的奔波劳碌，或许是思想负担较重，再加上还在哺乳期，这天张燕的脸色显得苍白憔悴，她略显单薄，而且神情疲惫。张副局长看在眼里，顿生同情怜悯之心，觉得更有必要和她把问题摊开来谈明白。而且，他太清楚了：干妆验工胆量和体力缺一不可，尤其是体力，有好些死者是意外死亡，得在荒郊野岭江塘河沟里靠肩挑背扛历尽常人难以想





象的艰辛才验得回来的。

他耐心地开导张燕。

张：你丈夫同意吗？

燕：就是他陪我去选的。不信你问书记。（她指了指郑定胜）

张：你爸爸妈妈都支持吗？

燕：挺支持的……（她没说老爸有保留）

四位局头头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目光。

张栋源又说开了：我作为一名分管这一行的局领导，我想很负责任地向你说清楚。也就是通常说的把“丑话”讲在头里。殡仪馆不同于部队，干上若干年就可以而且必须转业。而到那里，是干一辈子。天天与死人打交道，日日哀乐哭声齐鸣，而且，死者姿容千姿百态情状各异，你能接受吗？心里承受得了吗？进去易，出来难。干一天，可以，忍忍就过去了。干一月，一年，五年，十年，长长一辈子？行吗？你又是干部——中尉，在地方上算科级了，一进殡仪馆，都得先到一线，也就是接触死人，而不是坐办公室。这是个严酷的考验啊……

张燕：行！（她话不多。她从来话不多。）

张副：现在你还来得及回头，重新选一个单位。很简单，只要我一个电话打到殡仪馆——……

张燕掐断了他的话头：谢谢了，真的非常感谢几位领导的好意！我看这事就不必费心了，就这么定了吧。

到殡仪馆上班几天后。一日，天马旅行社副总经理安娜——她和二老乃忘年之交，就像干女儿，常来常往——照例来他们家小聚。察觉家中氛围不对，老爸心境不佳，失却了昔日的祥和与欢乐。悄悄从罗奔嘴里问知老人是为燕子的事心里堵得慌。就对罗奔道：“要不，让阿燕上我那儿干吧。”罗奔高兴了：“先干上一段，观察观察，实在不成再说。”两人一齐望着张燕。张燕先谢过了，笑说：“上殡仪馆我就安下心来干到底了，我看没啥好

‘观察’的。”

1998年9月26日，张燕家里发生的一桩“突发事件”，是她始料不及的。

或者说，这是她的“择业风波”的余波。

这天早上9时许，老俩口依惯例出门散步。母亲搀着父亲慢慢踱到了广西区党校大门口附近，这里是东葛路东段，距家不过半里地。此时，老爸突感胸闷，大汗淋漓，浑身衣裤很快湿透了。尤其难受的是心痛！那颗心抽搐，紧缩，从未有过的一阵阵剧痛，仿佛有数只猫爪不住地凶狠地爬抓。

老人靠墙，大口喘气，脸如死灰，快支持不住了。

罗奔闻讯不失时机地赶至。打“的”，急送广西蛇协医院抢救。这天恰逢彩票摸奖，南宁几条主要街道被人流车流堵了个严实。多亏的士司机有经验有胆识，破例高奏喇叭硬是闯了过去。

心肌梗塞。抢救。大夫说，晚到半个小时，救不活了。住一个半月出院，耗资1万元。

精心护理是关键。母亲有心脏病，身体又弱，无法守护。罗奔请工休假7天，全天候看护，为老爸擦洗，翻身，喂吃，大小便，洗衣，守夜，竭尽心力。

张燕是在距老爸发病前的21天，即9月5日，到殡仪馆报到并上班的。初来乍到，不便请假。她就每天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子抱着尚在吃奶的女儿，到医院看望、照料老爸。

这是老爸的第二次身体危机了。头一回是一年多前的1997年5月7日，老父亲突然中风从柬埔寨空运回国。那次的后果是半偏瘫，导致一手一足行动不便，一个英武挺拔硬朗的汉子被病魔击“溃”了。自那以后，老人一直疗养得还不错，缘何仅在一年之后就突发危症？而且，突发的时间恰在张燕到殡仪馆上班尚未足月之时呢？

张燕便有了一种直觉：父亲的第二次大病，和她的择业与执





拗，有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她把这个想法向罗奔说。罗奔“骂”她：“瞎说，快别胡思乱想！”

又向母亲说。母亲不置可否，或许是默认了。

张燕内心好愧疚！觉得自己愧对父亲，在无意之中伤害了父亲。她好久才从这个阴影中走出来。



第六章 一石击水

1999年10月的一个傍晚。

南宁电视台“南宁新闻”节目时间。荧屏上出现一张端庄的脸，素衣素面，这是张燕。

她在接受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她条理清晰地谈她的简单经历，她的转业，她的择业，她主动要求到南宁殡仪馆工作后的感受，殡葬行业的意义……

她的神情愉悦，开朗，舒心。

南宁市民由此认识了张燕这个人和她的一些“传奇经历”。

观众中，有一位有心人。正是这个专访节目，改变了她的人生观和择业观，并且最终走到南宁殡仪馆当上了一名收殓工，成为了张燕朝夕相处的同事和好友。

她叫胡学军。仿佛是个男人名字，但其实是女的。

2001年5月17日上午，我在殡仪馆多功能大楼二楼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采访她。

我与她相向而坐。刚坐上板凳，没等我发问，她就说了看“南宁新闻”的事。她说：“当时张燕对记者说的一句话，我记得太清楚了！张燕说：‘人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不能让他们再哭着回去。’这句话很深刻，很有哲理，很闪光。我特别感动，受到了很强的感染。当时我就想，张燕是军人，是军官，有这种境界；我是军属，为什么不可以干这一行？……”



“慢着。请您慢慢说。先从你说起。”我阐住了她的话头。我有点兴奋。因为，作为作家，我从她的叙述里发现了“新大陆”和“兴奋点”。

采访胡学军之前，我从殡仪馆领导那里听到过对她的简单介绍和评价：湖南人，军嫂。是馆里最漂亮的。工作肯干，从无怨言。说话有水平。正直坦诚，对同事甚至对老前辈有错处敢当面指出。

她果然很漂亮，高大，丰满，健美，轮廓分明的脸很耐看。

由于是张燕影响了她，事实上成了她的“引路人”——就像方英梅是张燕的“引路人”一样——所以我请她说她自己的故事，以及与张燕相关的事。

以下是胡学军的娓娓陈述，原汁原味的話。她挺能讲，有水平，说话头头是道。

我1994年3月随军。随军前，在湖南老家一所村小当民办老师。丈夫驻军在广西防城港市板八乡任连长。现在是营级，1996年调上南宁在区政府干机要工作，最近将转业。生小孩后，我先到板八两年，无业，带孩子。再随夫到首府南宁，一直待业长达3年多。小女孩身体不好，我得带她四处看病。

孩子8岁了，我可以腾出手来了。1998年开始找工作。丈夫和战友帮忙物色奔走各行各业，都没成。

1999年10月，看电视“南宁新闻”……（笔者：此前已叙，在此不赘）。

我就想，张燕干得，我也干得。就对老公说：“就去殡仪馆吧。”

老公平时都听我的，这回却说：“这事不是人人干得了的。你平时胆子最小，干得这行吗？我先带你实地去看看，再作打算……”



第二天，他用摩托搭我去了。他先进停尸房看过，对我说：“我看死人了，你敢不敢看？”

“敢啊！咋不敢？”我嘴巴硬，但心里怵，所以只是远远瞄了一眼。

那天我在殡仪馆里到处找张燕，可惜没找着。问人，知道正好她休班。

或许老公打心眼里不希望我干这一行。回家后，他没日没夜联系了好几个单位：民政；摩托车年检；军供大厦；福利院；老干所……都有可能进得去。但我不想去，我咬定殡仪馆了。宿舍院子里邻居劝我：“你又不是没单位去，为啥偏选了火葬场？你不去不懂，去了，天天收死人，听哀乐，晚上会做噩梦……”

丈夫也急，四处打电话，好不容易和烈士陵园搭上了线。我还是不去。我是吞了秤砣铁了心了。我对老公说：“路是我自己走，班是我上，活是我干。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殡葬事业是崇高的，我乐意去……”

1999年11月，我参加了在市劳动局举办的“双选会”。我自己去，不用老公陪我。临走，他一再叮嘱：“到了那里，还可以选别的行业……”我一句话塞了回去：“你别管我，我认准殡仪馆了！”那天，果然有手扶拖拉机厂、衬衣厂、印刷厂、福利部门等可供选择。我却直奔市殡仪馆招聘处。殡仪馆的陈国生书记，市民政局的李汉明科长都在。他们告诉我：“抬死人这活得先干上3个月，甚至更长。很苦，又有人瞧不起……现在你还可以打退堂鼓。”

我故意反问：“张燕打退堂鼓没有？”

他们摇头。

我又问：“张燕干得好吗？”

他们点头。

我就说：“那我也不会打退堂鼓。”



这样就填了表。去年3月3日正式上班。

报到第二天立即跟收殓班去收尸。至今一直在第一线，一千一年多。

上班没几天刚好清明节到了，我到骨灰楼查号，就见到了张燕。她正在那儿抄写卡片，搬放骨灰盒。她理的是运动头，深灰色毛线衣外罩一件烟色外套，蓝色长裤，黑色灯心绒面布鞋。她好素，什么饰物都没戴。她默默地干活，很认真。我原先想，她出身女军官，应该是神气，威风，多少有点架子。但现在看她谦虚，可亲，随和，好接近。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后来我们很聊得来，成了好朋友。我想，因为我们有好些共同点：她是军人，我是军嫂，年纪相近，又都是外地人。

我佩服张燕。为什么像歌星这样的人才有人佩服，才成为偶像，才有人追星？这不对，不公平。军人到殡仪馆，有，但没女的。这里就有一种奉献和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实话说，干了一阵子，我也有点不安心，但想想张燕这样的好条件她都能挺下来，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在宿舍大院里出出进进，有人对我干这行感到惋惜，有人惊讶，有人不理解，有人感到不可思议，也有人支持。我只当风吹去，我走我的路。这事业我仍觉得伟大，应该得到社会认可。哪行都得有人干。我心中没鬼，怕什么“鬼”？我凭诚实的劳动换取人们的信任。

（笔者：稍停，她喝了几口矿泉水。我来这里采访好几天了，发现他们自己喝的或待客的都用矿泉水。想想，似乎明白了：之所以不用杯子，大约是免得客人忌讳。胡学军看了看我的笔记本，又说开了。）

殡葬业确实应该好好宣传一下了。宣传张燕，可以使人们进一步地了解和理解我们这一行。这里除了有老工人，还有党、团员，有军人、军官，有大、中专生，这个队伍有文化有素质有理

想有抱负。不是过去认为都是目不识丁、无路可走、没本事，甚至窝窝囊囊的人才来干这一行。

张燕比我早到两年。在事业上她肯钻研，听领导说她从没过过差错。她告诉我：殡仪工作是一项特殊的服务工作，光凭热情、耐心周到的服务还不够，还必须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对死者家属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看见亲人面带安详的神态离去。因此，化妆技术就尤其显得重要。年老的怎么化，男的怎么化，女的怎么化，特别是因凶杀、交通意外事故死亡的，死者面目全非破相变形的更要精心修饰，不单要复原它，还要美化它。所以，张燕平时总注意仔细琢磨，提高化妆技术，在给死者化妆整容时，尽力使家属高兴和满意。有一回，一位 30 多岁的西装革履的体面青年来送葬。死者大概是他的父亲或叔叔。张燕和我当班化妆。青年默不做声地观察了全过程：穿衣、梳头、刮胡子、上色。死者面容显得很安详。青年十分感动，说了很真诚的感谢话：“从前我来殡仪馆，免不了有点害怕。现在看到你们这么年轻漂亮，举止斯文的人干这行，又干得这么好，我的怕被打消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向你们敬礼……”他果真给我们敬了个举手礼。我们就觉得干这行还是有人理解、尊重和尊敬，心里挺高兴的……

张燕被选为“南宁市十杰青年”。

随后被评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广西只选送两名，张燕是其中之一。广西军转干安置工作小组于 2001 年 3 月 24 日《广西日报》发布了《公示》。《公示》云：“根据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筹备 2001 年全国军转安置工作暨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军转工作者表彰大会的通知》（国转联〔2001〕2 号）精神，经全区各地市推荐，自治区军转会议评选，人事厅





党组讨论，自治区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确定，现将拟呈报全国表彰的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军转工作者的拟定名单予以公示……”云云。

公示的两名军转干模范中，张燕排在前头。

据悉，江总书记作为身兼军委主席，到时将亲自接见。

这当然是莫大的荣誉。

自此，媒体对张燕事迹争相报道。

《广西日报》。

《广西电视台》。

《党建》。

《支部生活》。

《女性天地》。

《中国转业军官》：《做〈天堂之门〉的化妆师》。

《八桂都市报》：《天使有个美丽的梦——走近南宁市殡仪馆殡葬工、优秀转业干部张燕》。

《南宁晚报》：《从“国门卫士”到“天堂使者”——记南宁市殡仪馆殡葬工、优秀转业干部张燕》。

……

多种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张燕在短时间内从默默无闻变成家喻户晓。

仿佛一石击水，泛起了圈圈涟漪。

应当公允地说，张燕的事迹，绝非惊天动地、轰轰烈烈。与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王杰、欧阳海、雷锋等解放军英雄比较，她没有可比性。她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使灵魂震颤的英雄壮举。她完完全全是另一种类型的榜样，是世纪之交中国特定社会涌现的典型。她的所作所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在于：她对转业军人、下岗工人乃至待业青年等这些

群体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确定人生坐标，有着某种示范作用。

所以她一时间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他们把她视为朋友、亲人，向她倾诉肺腑之言。

我们照摘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封。

有军队转业干部写来的。署名王剑锋。

张燕小妹：……我比你年长 11 岁，所以称你做小妹……巧得很哪，你 90 年代初在龙州水口边检站干了一年，我 70 年代末在水口参加“自卫还击战”。那时我是汽车连副连长。每天我驾车从水口大桥进进出出，送去物资弹药，拉回伤亡指战员。

我在战场上立了三等功。复员时满以为能分个好工作。不想回县环保局当了个普通干部，没多久又到县清洁队当副书记兼司机。真是做梦都想不到啊！一干两年多。找了个清洁女工草草成亲。战友们大多数找到了理想工作，有的发了财，有的当了官。但我还是开垃圾车！每天里大清早人们还熟睡就得出车，深夜里不见行人又得走街串巷。人家都称我们是“城市美容师”，挺好听的，但真正干起来，那脏累臭和社会地位低下，只有亲身体会才能感知。总之干久了，我心里就难平衡，感到没多大意思，没啥奔头。一回，一个在广东赚了钱的老战友穿得好体面，住得好高级，请我和三五战友碰了一顿豪华宴，一掷三千元！……一气之下，一时冲动，我辞了职，下海了。先是帮个体老板开车跑长途运输。又修车。又开“的士”。又自己买二手货车“跑单帮”。又做“九八”——就是做小生意的中介人。几年过来，直至今今天我仍是东一箩头西一棒，有啥干啥。赚赚亏亏，起起落落。常常唱在嘴边的歌是“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叫我奔向远方……”

我给你写这封信，说了我的“人生经历”，并非有自我作贱、认为自己如何落魄之意。也不是表示后悔。只是我看了报纸，知





道了你的情况，使我有一些触动和感想。我们都曾是军人，同在水口呆过；都干过（如我）和正在干着（如你）让蛮多人小瞧的活。但我们差异甚大。你干得欢，你不朝秦暮楚。你有追求，你也不在乎别人怎么样看你。而这些，我都做不到——当然，我亦是不想做。总认为男人大丈夫就应当有大作为，就应当顶天立地山呼海啸。尤其年轻时每每听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句话就心跳加速。

现在要我回清洁队是不可能了。

但我是明白人，我清醒。看了你的事迹，我在这里想向你坦诚表白的是：有部分军人在复转退时喜欢挑拣，甚至“讨价还价”，找不到如意工作就认为亏了（比如我）。但你不这样，你自愿并且乐意去做殡葬工。从大意义上看，你是在为国分忧。我们国家这么大，难处这么多，每年从部队转地方的有多少啊！我现在想军转办再有办法也难办！

所以，我虽然也许永远学不到你的精神和达不到你的境界，但我敬佩你的勇气……对了，我有个儿子，正在念高中，脑子挺够用的。我给他看关于你的报纸。他说：我先上大学，再念硕士，毕业了就干殡葬。还说：老爸你不懂，报上说广东的殡仪馆招了好些硕士穿白大褂专门搞电脑程序化管理，待遇比医生高多了，没准将来我就到燕姨那里去干。你看，现在的年轻人，新潮多了……

一位署名宜彬的年轻记者，来函短小精悍，有理论高度，颇似通常报上的短论。

燕子姐姐：……你的行为使我们青年感到骄傲，也令许多人汗颜。想想，穿着潇洒警服当了11年警官的你，转业到地方，还未到而立之年，又有英文、电脑特长，满可以到党政机关这些



体面“风光”单位，但你却甘愿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殡葬工，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让自己的青春年华变得多姿多彩。是什么力量使你顶住世俗的压力与偏见，毅然走进“天堂之门”，并以出色的工作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想，你自己说的一句话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要有所追求，人要有点精神！”你说得多朴实，多好啊！你确实在身体力行地说到做到。我们都参加过“告别会”。我完全可以想见，当一个殡葬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死者收殓、净身、梳头、刮须、化妆、换装，又脏又臭，又苦又累，有时少不了还要受气遭白眼挨委屈。但你扛住了，走过来了。你用自己一颗滚烫的爱心，一双灵巧的手，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和诚实劳动换取满意，淡化悲痛，送走亡人。你每天都在付出爱。“爱是什么？爱是盛满了酒的酒杯。”这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话。一晃眼3年过去了，晨钟暮鼓，日出星沉，你已成为一流的殡葬工，被人们称誉为“天堂之门”的送行人和“美容师”。你说得好：“流逝的是岁月，留下的是不朽。”当一个个逝者安详地离去，当一个个生者得到安慰时，你就会因他们的安慰而欣慰。我想，这正是你人生奉献的价值。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而当年那个反法西斯的伟大战士伏契克说得对：“活在阳光下的人有多么好啊！”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职位无贵贱，追求有高低。但无论我们在什么岗位，做什么工作，惟有不懈努力，勇于攀登，绝不言败，愈挫愈坚，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干，就一定会干出名堂来。这，就是你和你的事迹给我的启示，也是我和许多青年奋斗的方向……

百色市新兴街陈桂生给她来信，畅谈阅报后的种种感受，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大加抨击，对张燕备加赞赏。



中尉同志：……您不愧是个军人，坚毅，勇敢，与众不同，脱俗超凡，实在难得！国家危难时刻，人民都把卫国的将士尊为“最可爱的人”。其实，在平凡中，能够兢兢业业，富于献身精神于普通岗位上默默无闻工作的人都是可爱的，值得让人敬佩的。无论是扫大街、还是过去的掏大粪（记得从前天津不是有个叫时传祥的掏粪工，自己干了一辈子，儿子又接着干。他后来受到了刘少奇主席接见，上了人民日报，成了闻名全国的劳模），还是你今天干殡仪事，都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无贵贱之说。同在一个太阳底下，都同享阳光，都闪耀光辉。影视界所谓明星的闪耀（包括歌星），多是炒作起来的，竟也成为无数歌迷、影迷顶礼膜拜朝思暮想的偶像。而更可笑的是，有的男女青年偏要挤到歌星身边，献上一个热吻，才遂心愿……我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他们也只是三百六十行中，同样是很普通的一行而已，让人在工作之余，娱而乐之，搞搞笑罢了。若论贡献，许多“星”们比不上你张燕式的人。追星干什么？做好自己的事得了！追星实在是一种弱智的表现，徒好浮华。

人眼多势利，生性都好锦上添花（而雪中送炭者少。所以那些积德行善者才如此备受尊崇），这些人沾点名人的光尽管虚无也会脸上大放光芒，自感身价骤增了吧。所以自古以来就有“主雅客来勤”，不外乎是攀龙附凤之俗人。你那中尉肩上的二杠两星不扛了，偏又去干“没面子”的殓葬工人。我们这里有人看了报纸，有人为你扼腕长叹。有人说“钱再多也不干！”有人说学你的精神，但学不了你的选择。但好多人都说要像你一样，不挑三拣四，在“低贱”的工作中作贡献，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是做什么的？这并不重要，总之我属于卖苦力的。年轻时干过3年为大机关站岗的义务兵。

战胜世俗压力，赞美殡仪英雄！



向昨天的中尉行军礼！
向今天的殡仪人致敬！

有下岗女工王贵兰的来信。将张燕视同亲人，毫无保留地向她倾吐心里话。

张燕姐：……从《南国早报》上认识了你，我感触很深，为您最终顶住了世俗与压力，骄人的工作和奉献而尤为钦佩。

很久以前的小时候，殡仪馆对我来说，既遥远又陌生更恐惧。可是一年前，父亲病故，我们兄妹三人第一次来到殡仪馆。心境真是又复杂又苦涩！以前根本不愿提及的殡仪馆，今天我却不得不踏进来并且得送走老父亲。我和妹妹弟弟亲睹了你们工作人员为我父亲化妆、擦身、穿衣的过程和态度，都感到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三姐弟中，妹妹是干部，比较有文化，她说：“看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关键是要有个正确和好的心态。而这一点，却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得到的。”在送别室，有一位瘦削和善、中等个的男工作人员，他的善解人意、和颜悦色，使我们全家在丧父的哀痛中有所宽慰。这样，我们对殡仪馆就不再感到陌生和惧怕了。因为在这里，通过你们诚实的劳动，是使死者得到安息和生者得到安慰的地方。所以，通过这件事，我感到你们亲切和所从事的工作了不起。

我小你3岁，就称你做姐吧。我要与你说说心里话。我才念高一时，因为家里穷，就辍了学。那时谈不上什么“择业观”，就无头苍蝇一样瞎闯。但还是挑拣，谁不想做一份好活路？公共汽车售票员，嫌奔波劳碌；清洁工，嫌脏累工资低，遭人小看……后来我进了一家金属制品厂，厂效益不好，不说医疗保障，连基本吃饭工资都发不全。好了，前年干脆破产下了岗。不瞒你说，我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已是30岁的老姑娘，早已过了



成家的年龄。收入低，年龄大，你看中人家，人家看不上你……不说这些，添你的烦恼。

我要特别说的是，我和七八个经历相仿的下岗女工朋友，走到了一起。过去我们聚头时是常诉苦、埋怨、发牢骚。有时谁干点零工得些小钱就请姐妹们上个大排档。无聊极了偶尔还打扑克赌点小钱排遣（遣）一下散发心中的郁闷。看了《南国早报》你的事迹，我拿给她们看，她们和我一样都钦佩你。大家都反省说过去年轻时择业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学到你这样放得开拿得起？……但世上没后悔药可吃，现在“从头越”还来得及。于是大姐淑芬牵头当场就成立起“姐妹社”，没几天就和附近一间中学挂钩给他们做课间餐……万事开头难，走一步是一步。但总得走出第一步。就像燕姐你，总得有头一回验尸。我们想，我们这样做，除了为自己的生计，也是为国家为社会分摊一些难处吧？

有当年张燕战斗过的水口关边防检查站全体官兵写给南宁市民政局、并通过民政局转给张燕的一封信。

南宁市民政局：

我谨代表水口关边防检查站全体官兵向优秀转业干部张燕敬一个庄严的军礼！

八桂多才俊，巾帼竞劳模。正当全区人民齐心协力繁荣经济，安康家园之际，我们迎来了区杰出青年张燕带给我们的荣誉和骄傲。她是我们行动的楷模，思想的榜样，她的忧人民之忧，急人民之急的公仆形象，激励着我们奋发图强，勇担国忧。

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我们挤出时间组织官兵学习张燕的先进事迹，学习后广大官兵反响强烈，受益颇多。诗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张燕十年如一日，不怕苦，不怕累地磨炼自己，把自己炼成钢铁般的意志，磐石一样岿然不动的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工作，才有今天人民群众赋予她的荣誉，这是她个人的荣誉，也是我区全体人民的荣誉，我们为我们有这样优秀的巾帼而倍感自豪。

1992年张燕到我站参加工作，那时我站刚复关，站里条件非常艰苦，住的是平房，饮水要到几百米远的水口河去挑，由于水质问题，不少同志患肾结石。面对偏僻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张燕没有被吓着，而是和同志们一起并肩作战。她常加班加点，刻苦钻研边检业务知识。那时站里经常停电，她就点蜡烛夜战，常常学习到深夜。经过努力学习，她掌握了精湛的辨别真假护照、通行证的技能。她在我站任职期间，没有一本假证能逃得过她的慧眼。在她的带动下，我站当年没有发生任何检查事故，为此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张燕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战友最记得，张燕常常助人为乐，把自己丰富的业务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其他战友。工作、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找张燕准没错，这是张燕当年战友对她的评价。当年站领导也多次表扬张燕，称她是“难得的业务尖子”。

张燕转业后选择了不为人理解甚至被人歧视的殡葬工作，有着许多难以诉说的苦衷，可是，她却把这些苦衷化为工作力量，以坚韧的意志，积极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去完成一项项看似平凡实则不易的任务，这可贵的品质，使我站广大官兵学习后深受感动。一个战士说道：“读了张燕的先进事迹，我深受鼓舞，我决心以张燕为学习榜样，坚守岗位，保卫好国门，做一个祖国忠诚卫士。”这话代表了官兵们的普遍心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官兵们纷纷表示，一定要以张燕为学习榜样，努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实践“三个代表”，立足本职工作，为边防事业挑重担，发光热。

干一行，爱一行。不管是在艰苦的警营，还是在不为人理解的殡葬馆，张燕总是以实际行动，拼搏的精神把工作做好。这种





敬业爱岗、把工作视为第二生命的精神，对我们官兵影响殊深。我们驻守在闭塞的祖国边陲，奉献青春热血，牺牲了家庭团聚的欢乐，可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深知，祖国辽阔的大地上，有着成千上万个像张燕一样勤奋的人民，她（他）们任劳任怨，以祖国事业为重，以青春热血促祖国繁荣昌盛。一样的奉献，一样的牺牲，一样地为人民服务。张燕的事迹鼓舞了我们广大官兵，使官兵们更坚定了保万里边疆，护万众安居乐业的决心。

在张燕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杰出部队转业青年的优秀品质：勤劳、坚强、鞠躬尽瘁、敢为人先、勇挑重担……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品格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我们官兵的精神食粮，行动的楷模。

学习了张燕的先进事迹，广大官兵们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要以张燕为学习榜样，敬业图强，励精图治，学习科技知识，科技强军，打击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保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为祖国伟大事业发热发光，贡献出毕生力量。

此致

敬礼

水口关边防检查站全体官兵

2001年5月18日

南宁边检站则写来了“致南宁市民政局党委的一封信”：

市民政局党委：

近年来，广西各大新闻媒体连续报道了我站转业干部张燕到贵单位工作后的先进事迹，在全站官兵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是站领导还是普通士兵，无论是曾经和张燕共事过的同志，还是新分来的同志，我们都为有这么一位战友骄傲，也为我们这个产生先进模范人物的集体而自豪！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在全站官兵中开展“向张燕同志学习”的活动。大家认为，张燕同志之所以取得今天的成绩，是她长期以来勤勤恳恳工作的结果。她在部队当兵是个好兵，当干部是个好干部，转业到地方后积极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不怕苦不怕累，摒弃世俗偏见，默默地无私奉献，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我站官兵纷纷表示，要向她学习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神，立足本职，为祖国边防事业多作贡献。

张燕取得今天的成绩，是与你们的关心和培养分不开的，是你们为军转干部的成长进步创造了条件。在此，我们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张燕在今后的工作中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做出更大的成绩。

中共南宁边防检查站委员会

2001年5月22日





第七章 难说再见

今天的殁尸使张燕感触太多。

上午，邕武公路，南宁市郊十几公里处，一方鱼塘的一个死角，有钓鱼人发现了一具无名尸。

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张燕随殁尸车到达出事地点。这是三月天，乍暖还寒，是还需要穿毛线衣的天气。她跳下池塘，趟着齐腰深的水，一步一步挪近尸体。她用木棍拨去浮萍和杂物，死者整个暴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小女孩，约摸四五岁，小小的身躯肿胀，脸上布满了苍蝇。

据岸上围观者称，小孩可能是失足而溺水身亡的。派出所的公安干警说：你们先收回去，存放在停尸间，等找到死者亲属了，再去辨认。

不知为什么，今天张燕干活格外小心。她将尸体轻轻拖曳到岸边，轻轻地抱起来，裹上消毒白布，然后轻轻放上担架抬上汽车。

这几年殁尸对于她已是寻常事了。但这具小女尸对她刺激太大，使她触景生情，产生许多联想。这天和以后的好几天，她都有一种难以克制和难以名状的郁闷和痛楚。

后来张燕对笔者说起这段经历。她说：“……看着她那稍嫌浮肿的小小身躯，心中就突然的一阵难过。如花朵般的儿童，本来还有很长的很幸福的路要走，但她说去就去了。虽说生老病死是人生不可抗拒的规律，但一些意外事故却让人感到人生无常。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我每每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悲痛欲绝的场面，听见那凄凉哀婉的哭声，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人在殡仪馆工作就非常压抑……”

张燕有一个独生女儿，名叫罗升平，3岁半，1997年恰好国庆节那天出生。笔者到她家采访时见到过，活泼，天真，可爱和美丽，长相酷似张燕，小嘴巴很能说话。小宝贝当然是张燕的心头肉和特殊而艰辛工作之余的慰藉。

所以她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女儿。

“有时我没来由地就想起自己的女儿来。”她对笔者这样倾吐心曲，“她今天在幼儿园干了些什么？吃了些什么？玩了些什么？有没有爬高摔伤？有没有爬地弄脏了衣服？有没有淘气捣蛋挨老师批评？有没有挨小同学欺负？今天她没什么危险吧？甚至想到今后有一天她长大懂事了，上学了，别人问起她：你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听说在校学生都喜欢拿父母的出身、地位、权力、财产、荣誉等做攀比，谁被比下去了是会被瞧不起会抬不起头来的。到那时，她能不能正确对待？她会怎么看我这个妈妈？她会不会在心里指责我这个‘最可爱的人’怎么干上了抬死人的？！虽然说如今社会进步了，人的观念也在进步，但殡葬业总有那么一些人歧视。不知道对她将来会有一些什么影响。现在看她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开心样子，但愿她今后也能是这样……”

确实，那具小女孩浮尸对她刺激太大。一连好多天，都像死死缠绕的鬼魅，像紧随其身的阴影，挥之不去。

好多天她都抑郁不乐。回到家，也闷声不响。甚至，抱着宝贝女儿，也一反常态地高兴不起来。

一天晚上，她终于再也憋不住，向罗奔吐了苦水。她低声抽泣，泪水似断线的珠子洒了一枕头。

她凝视着身边熟睡的女儿，对丈夫道：“我自己，好办。人





家怎么看我，我也不怕。我就怕她大了受不了，心理上承受不了。”

丈夫是很开明的，他安慰和开导她：“现在中国的社会的进步真是日新月异，现代人的观念尤其是青年人的观念变化很大。咱们平平是3岁，等她懂事是六七岁，等她成人是18岁。在这几年和十几年里，社会会前进到哪一步？人的观念发展到哪一步？小平平是个聪明的孩子，到那时她肯定不会嫌弃和小看你这个妈妈，没准还会以你为荣呢……”

一番枕边谆谆善诱的“实话实说”，使张燕听得挺舒心。她不哭了。

她擦干泪，亲了平平一口。又半当真半玩笑道：“要不，再干上几年，我就办个内退或病退，回家来，认认真真专心心相夫教女。或者，再找份合意的工作，哪怕是办个小杂货店，炒炒股，什么的，都行。”

罗奔大笑。良久，纯粹是开玩笑说：“干脆这样好了，我苦干几年，争取月薪3000元，你回来当个全职太太……”

以上所述，笔者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完完全全是我在采访中获得的第一手真实材料，绝无半点虚构、加工、合理想象的成分。

那么，以上这些真情实况传递给了我什么样的信息和感受呢？

我想不外乎两点。

第一，张燕在殡仪馆工作3年里心情有时候还是压抑的。只不过在过去长达11年的军旅生涯中，她学会了服从和忍耐，她又生性内向，所以她不容易流露，不写在脸上、也不愿意向人诉说罢了。

第二，女儿懂事后会怎样？还难以预料。这，是她的心病和

隐忧。如果说她选择殡葬业有着不少压力，这么个潜在的在未来几年内将发生的压力，于她才是巨大的和要害的。此乃是她的心迹。我这样想：她有这个想法是自然而然的，也才是真实可信的。即使是先进人物，也会有波动、摇摆、反复、困惑的时候，也会有她“心中的痛”。

我们不该将劳模视为神，或塑造为神。不要在高处为他们设神坛。

不久，有一件事，使张燕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不能说是质的变化，但这变化无疑含金量是很高的。

武鸣县殡仪馆党支部方英梅到南宁，张燕与她见了面。张燕对方大姐心仪已久，从心里一直视她为榜样和引路人。

报纸以《两代殡葬人共叙奉献情》为题，配发了大幅彩照。照片上，姐妹俩四手相握深情对视，热泪盈眶。方英梅一袭紫色西服套装，脖戴珍珠项链。张燕则身穿一身蓝。照片说明：“……3年前，老劳模方英梅无怨无悔奉献殡葬事业的事迹曾令无数人感动得潸然泪下，当时面临转业的女军官张燕就是在方大姐事迹的鼓舞下毅然选择了殡葬事业。3年后，常年坚持在殡葬一线的张燕成为家喻户晓的新一代殡葬人。是日，两代殡葬人忆往日艰辛，叙共同理想。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她们互相勉励坚强地走下去，为首府南宁的殡葬事业发展奉献青春和热血。”

会见之后，张燕将方英梅送到汽车站。登车之前，她俩再次相拥而泣。

张燕说：“方大姐，谢谢你大老远来看我，给我讲了你的一切，坚定了我的信心，使我更加认准了我们走的路是对的……”

方英梅说：“好妹妹，好样的！你再记住我一句话：评说任由人，走自己的路。走下去，我们殡葬人一定要一代又一代坚强地走下去！”





张燕望着方大姐上车，离去，直至车子在绝尘处消失。

她愣站在车站良久良久。

候车室播出一曲《渴望》。这是一首张燕爱听的歌。毛阿敏总是那么幽怨的嗓音，字字声声硬是砸得人鼻子发酸。她再一次想哭。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著究竟为什么？……”

说不清为什么，她的泪水再也抑止不住，哗地涌了出来。

是的，方大姐和许许多多平凡岗位上工作的人付出的甚多甚多，该得到的却得之甚少甚少。但他们依然这样执著，这样忠诚，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歌声又起，“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

这是答案吗？

她忽然联想起古代中国一位伟大的哲人说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又称“三无私”。这，无疑是圣哲才可能具有的高境界。

张燕觉得方大姐有此境界。因为她淡泊，出俗，超脱，无欲，保持着一颗不含杂质的金子般纯净温馨的心。她爱人如己，她具有广博的爱，她的人格是高尚的。

张燕朝着车子离去的方向，在心里默默地遥祝：方大姐，我真诚的老师和朋友，愿您永远健康和快乐！

永远！

这天晚上，张燕激情难抑，她通宵达旦地写了一篇有生以来最长的日记。她的笔怎么也刹不住，心里话犹如江河水，奔涌而出。谈她日间会面的感受；她对方大姐的印象；更多的是追忆方大姐的事迹——但她用的是一种对照式和自剖式的写法。

所以，我想虽然日记很长，又大多是叙写他人；但，她坦诚地将自己摆了进去，而且，这无疑也是张燕的人生轨迹和思想印痕，所以有必要照录于斯。



张燕日记：

今天非常荣幸见到了可以说是影响了我后半生的人——方英梅。她穿着非常得体，一袭紫红色的质地不错的套装，脖子上是一条珍珠项链，脸上薄施脂粉，淡淡抹了口红，足见她是个热爱生活和充满自信的人。但她与我心目中想象中的女强人完全不同，她没有那种盛气凌人的霸气和得意忘形的神气。她非常温和，透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爱意。她是那种使人一见到就乐意信赖和接受的人。我想，这正是她的人格魅力所在。看到自己心目中的榜样就站在自己面前，我激动万分。她热情地拉住我的手与我倾心交谈，一谈几个小时，告诉我她做殡葬工人的经历……说得我都哭了。

她说的一切，给我印象太深了，所以我桩桩件件都记得。我应当原原本本写下来，作为衡量和比照自己的一杆标尺，作为鞭策自己前进的一根“鞭子”。

和方大姐一对比，我实在是差距太大了。媒体上这么不断地宣传我，我都觉得脸红。

方大姐干殡葬工这一行，一干 23 年，而我才干了不满 3 年。她从没退缩过，而我曾犹豫过。

她的好几件事，我没法忘记。

1974 年，方英梅高中毕业，回到家乡：武鸣县太平乡新联村。同年入党，并任生产队长。

1978 年，她参加高考，差 12 分没能上线。（这点，我们相似。我 1987 年高中毕业，没考取大学。）

她想当代课老师，想当干部。但都没干成。1979 年，武鸣



筹建殡仪馆，推行火化。方英梅去应聘。她的初衷很纯真：“试干干吧。反正什么事总得有人干个开头。”

是年她 23 岁，未婚，正是人生的花季。（感想：我干殡葬时已是 30 岁，有了小平平。她那里是农村，我所在首府，——这个差异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的火葬场，在县城远郊，荒草萋萋，杂木丛丛，几无人烟，一派萧森的景象。

这使她害怕，而更可怕的是，闲言碎语。自古道，“口水可以淹死人”，这话不假。

有家乡亲戚说：“自古以来没见过，一个大姑娘，去抬死佬，真是丢人现眼！”

有过去的同学道：“没想到我们样样拔尖的班长竟去抬死佬！”

街头相遇，同班的同学对她竟视而不见，连声招呼也不打，耸耸肩走过去了。

这种冷遇还有。一回，她的叔叔盖新房娶媳妇，他得悉英梅是火葬场的工人，竟和她订下了“约法三章”：不许踏进新房门；不许摸新娘嫁妆；不许带触摸过的东西进家。

其时她正在热恋。年迈多病的父亲担心抱不到外孙：“阿梅，你正在谈爱，如果人家知道你是扛死佬的，肯娶你才怪呢！趁早改行吧，要不我就等不到你结婚了。”

老母亲大字不识一个。她希望女儿成为知书达礼的读书人，她苦口婆心劝女儿：“烧死人的事招人恨，干不长久，你还是考大学另谋出路吧。家里再穷再难也要供你念书！你明年补习一年再考。”

有一回，父母双双甚至“威胁”她说：“阿梅，你要是再这样傻下去，一定要去抬死佬，我们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了！”

思前想后，方英梅还是作出了最终的抉择：不动摇，干下

去。

她说：“什么事情都要有人干，干什么都要干好。越看不起我，我就越要干个样儿让你看看！就这样铁板钉钉，定了！”

（感想：方大姐的择业观真是可敬可叹！须知道，那是 70 年代，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广大农村和广大农民还是相当封闭、守旧，甚至封建。和 20 多年后处在新世纪的我相比，她所承受的压力、打击、偏见和冷漠要大得多！这一点，我远不如方大姐。）

方大姐跟我详细描述了她的第一次验尸。

这是我很感兴趣的。

那是 1981 年“三月三”歌节，她正准备和家人欢聚共度佳节，突接通知去收尸。

英梅丢下家人和孩子，和同事直奔现场。地点在新城乡那化村，死者殁于癌症。那里是边远山区，距县城几十公里，春雨绵绵，山路泥泞。收验车停靠公路边，还得步行 3 公里。方英梅和同事顶寒风冒细雨在崎岖山道上艰难行进。直至黄昏日落才抵达死者家中。旋即临时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循原路抬出山村。

荒野死寂，夜黑如墨。她打着手电抬着尸体走在前面。平路没啥，下坡就怕人了——死尸那冰冷的双脚顶住英梅的腰际，又冻又硬，吓得她大气都不敢出。那年她 25 岁，又是第一次。一脚高一脚低踏着夜路，越过一条没膝深的小河，浑身打着寒战，好不容易才终于出了山……这晚回到家里，已是午夜 12 点多钟了。

首次抬尸，使她满怀恐惧，许多天里，她都睡不安稳：只要一合眼，那可怕的尸体就会再现，仿佛腰际又被硬邦邦冷冰冰的死人脚踹踢。她吃不香，再可口的饭菜味同嚼蜡。一个多月里明显憔悴消瘦。一些好心人怕她吃不消，一再劝她甭干了。她也想过打退堂鼓。走，还是留？她心里在打鼓。馆领导不失时机地做她的工作，开导她。她就想：殡葬这一行，你不愿干，我不愿





干，那谁来干呢？殡葬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是群众需要的，遇到一点困难就逃避，这能算是共产党员吗？再说，共产党员是无神论者，不应该相信和害怕鬼神。后来，她尽力壮着胆去适应工作的需要。

慢慢地，恐惧感终于被她克服了。

（感想：想起 1998 年 9 月 5 日，我刚到南宁殡仪馆报到的当天上午，就收了一具高度腐烂臭尸，我当场大吐，回家数天还做噩梦，甚至吃饭饭粒里仿佛还有蛆虫在爬……看来，干收殓的谁都会有“第一关”，都会有恐惧感。方大姐不例外，我不例外，任何人都不会有例外。）

自此以后，她处理了数不清的尸体。每次都做到“完全彻底”，让亲属满意。

1989 年初春的一日，在武鸣县双桥乡造庆村与高峰交界的水田里，有一具无名尸体，已被田水浸泡得又胀又黑，远隔几百米就能闻到尸臭。那时天正下雨，刮着北风，天色阴沉，春寒料峭。方大姐和同伴毫不犹豫地脱下鞋袜，踩进刺骨的凉水，用塑料布、绳子将尸体包裹好，抬上车。上车时，她的手脚快冻得麻木，几乎失去了知觉，但她咬牙忍受住了。

又一回，武鸣华侨农场一位越南归侨职工病逝。死者海外很多亲友表示要赶回来。遗属要求方大姐尽努力妥善办好丧事。她满腔热情地答应了。冰冻存放好尸体，等待海外亲朋回来向遗体告别。同时自动协助遗属安排后事。向遗体告别火化的当天，她又按亲属的要求和习俗，细心为死者洗身、化妆、穿丧服。这一切，虽平常，但死者海内外的亲眷都看着感动，纷纷握着方大姐的手说：“感谢你热情周到的服务，你做得太好了！我们受到很大的安慰。”

（感想：看来，殡葬这一行还真不能小看，它牵扯着千万人的心。而且，从“归侨死者”这桩事来看，它还可以团结、凝聚

海外华人，等于做了统战工作。)

方大姐还得和旧传统千年陋习作斗争，做艰苦细致的工作。

1996年9月，宁武镇一名年仅22岁的农村姑娘不幸死于车祸。姑娘被拉到了殡仪馆。翌日，死者父母匆匆赶来，对方大姐说：“孩子死得好惨，才22岁，又未嫁人。到了阴间她还要结婚生子。不能烧她，我们要拉回去土葬，让她好好走……”方英梅好话说了一大箩，亲属就是不通，将方大姐拉到僻静处，悄悄说：“给你钱，只有你知我知，让我们拉走死人吧。”方英梅正色道：“那怕给我一万块，我也绝不答应你们！”她再次苦口婆心教育开导，直至他们思想开窍，乐意火化。

同年10月，太平镇董村一位老太婆不幸丧命于车祸。方英梅和同事将死者拉回殡仪馆。次日，遗属闻讯心急火燎赶到，说什么也要拉回家土葬，并且说棺材都备好了。对方大姐道：“几千年都讲个入土为安。老人家辛苦一世，现在一把火烧掉，灵魂没个着落处，怎么样也不行！”方大姐耐心解释说：“人的生老病死，意外夭亡，都是自然规律。人死之后，应当给予妥善安置，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但现在农村沿用土葬旧俗，既耗费上好木料，又占地占山。看风水，做道场，铺张浪费，大操大办。这种陈规旧习，损耗宝贵资源，传播封建迷信，还加重了遗属和亲友的经济负担，有百弊而无一利。而火葬，既科学卫生，节省木材和土地，又倡导了文明节俭。”一席话入情入理，死者亲属口服心服，一改初衷，全力配合火化。

(感想：方大姐的工作难度比之我们现在，看来难似百倍！他们得宣传殡葬改革、破除迷信，讲科学讲文明讲丧事新办，还要经常开导愚昧落后的农民摒弃“生死轮回”、“善恶报应”的传统观念影响。而我们城里，尤其是首府南宁，较之广大农村，占尽风气之先。倡导火化，早已是深入人心的不成问题的了。)

方大姐曾有一个幸福、温馨而完整的家，有个好丈夫、好儿





子。

她丈夫陆奇光，从农村当兵，入党，复员回来在武鸣电业公司干上了外线工。为人质朴正直。

他俩初识时，方英梅坦率告诉他：“我是个殡葬工人，行就谈，不行就拉倒。”

他的回答使她意外和感动：“这活并不下贱，我理解你，将来做你的好后勤和后盾。”

理解万岁！方英梅笑了。他俩很快结合了。

陆奇光真是说到做到。干殡葬这一行没个规律性和时间性。他总是默默尽丈夫之责。数不清多少次，他煮好饭菜，冷了又热，水烧开了又烧。他到屋门口等了又等。他一门心思要让劳累了一天的爱妻能洗个热水澡消消乏，吃上一顿可口饭菜充充电”。就这样，年复年，月复月，日复日……

有一年春节，年初二。老陆和儿子满口欢喜弄了一桌好酒菜，就等英梅早点回家吃团圆饭。左等右等，等了一整天。饭凉菜冷。孩子困了睡在沙发上。他则独自一人频繁转台看电视。冷冷清清！直至午夜12点，方英梅才进门……丈夫唤醒儿子，年夜饭是在午夜吃的。

她幼年的儿子陆斌也有点可怜。父母都忙，干的都是早出晚归的辛苦活。在幼儿园，几乎最后被接走的是小陆斌。一次，晚上7点多，方英梅才急急赶到。斌斌好委屈，伏在她肩上哭道：“小朋友早走了，就剩我一个。你总是好晚好晚才接我，妈妈不爱我……”

她好心酸，好心疼！紧紧搂住儿子，泪水哗哗滚落下来。

儿子稍大，懂事了，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妈是个殡葬工，天天和死人打交道。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多脏多臭，年年月月，风里雨里，领导一叫她就带头去干，她是一个可敬可爱的好妈妈……”

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初，陆奇光被发现患了肝癌！

方大姐如遭电击！

不出3个月，丈夫已是弥留之际，形同枯槁。他拉着英梅的手：“阿方，看来我不行了！我才44岁，真舍不得也放心不下你和孩子。你的工作很辛苦，压力也大，以后，再没人给你热饭菜，晚上也没人再等你了，我真不想走哇！但是你要坚强地活下去，带好孩子，不要调走，把工作做得更出色。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方英梅泪落如雨。她说：“正是丈夫的理解、支持和细致入微的关爱，我才能坚持到今天。我的‘大树’倒了，这个打击太大了！”

她说她最大的终生的遗憾是：结婚十几年，因为忙，连个结婚照都没留下。

她还说：为了让她有个好环境和照顾好儿子，好多次组织上——县民政局、县直机关党委、县纪委、县人事局、县妇联、县文明办等部门——都来亲切慰问并且为她联系好单位劝她调走。但她一一谢绝了。她心里牢记丈夫的临终嘱咐：“不要调走，把工作干得更出色。”所以她坚守阵地。

（感想：都说“好人一生平安”，看来并非如此。生活有时是残酷的。“福倚祸所伏，祸倚福所寄”——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鲁迅说：“什么是悲剧？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人看。”方大姐原先美好的家庭破碎了，这是真不该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悲剧。人生有着许多的悲哀，方大姐中年丧夫、中年守寡、黑发人送黑发人，她的悲哀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和接受的。但她将苦痛深藏心底，而把喜悦写在脸上。我真的从内心钦佩她的美德和非同寻常的心理承受力！相对而言，我的路、我的家庭、我的工作都比她幸福多了，我要向她好好学，好好干……对了，现在电脑合成照片技术很简单，也容易。什么时候我到武鸣讨方大姐两口





子的单人相，帮她用电脑合二为一搞成一张结婚照，算是填补她的这个终生遗憾吧。)

后来方大姐从收验工兼会计，再到书记，代书记，书记，但仍继续当收验班长。身兼数职。职务变了，作风依旧。

一次，武鸣华侨农场送来一名车祸死者，尸体满身血渍，又脏又腥又臭。家属指名请方大姐亲自化妆整容着装。长年的殡仪工作告诉她，半点丝毫的犹豫都会大大加重死者亲属的悲伤。她立即答应下来，专心致志投入化妆，竭力在一举一动中倾注自己对死者的同情和对死者亲属的理解。她把尸体的血渍一点点擦洗干净；精心在脸上着色化妆，使面容神态安详；又一件一件地穿上毛衣、棉衣、棉裤。看着她认真细致地工作，看着死者整容化妆后有如活时的仪容，死者亲属和单位领导都十分感动，一个个紧握她的手，不住口地道谢。不知是因为想到曾经朝夕相伴的亲人将要离去，还是因为得到了方大姐深切的同情而感激，死者亲属的目光与她的目光相碰时，他们眼里的泪水像泉水般涌出来，牢牢握住她的双手久久不肯放开。她也很激动。这紧握的双手，蕴含着多少的理解、信任、谢意和尊重啊！到殡仪馆工作以来，在工作中忍受腐臭与辛酸，在社会上遭遇歧视和委屈，她从未掉过泪。为了这一难忘的握手，她淌下了满足而感动的泪水。

(感想：古人说得好：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说：敬人一尺，人敬一丈。一个字：爱！看来，素常遭人鄙视和不屑的殡葬业正因为有了方大姐这样敬业和默默奉献爱心的人，才树立起了形象，赢得了理解和社会的认可，才亮起了虹霓和光环。写过许多不朽名著的被列宁誉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的老托尔斯泰，说过一句常使我感动不已的话：“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最自由最快乐的心境，莫过于爱别人和为别人献身……”我觉得，方大姐够得上是这样的人。我也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看来，干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要有所追求……)



第八章 花丛里的故事

殡仪馆的绿化区里，有一处艳丽的花丛，使张燕常常驻足、凝视、留连和沉思。

这是一丛三角梅，又叫日本杜鹃，树冠高大而浓密，一年四季不断茬地盛开着紫红色的花。远远望去，似一团炽烈的火。

花丛里有故事——一个美丽女孩的故事。

张燕不止一次地听说过这个每每思之就止不住让她垂泪的故事。

事情得从远处说起。

1984年10月，现任市殡葬管理处副处长的夏惠宁，从昆明军区空军通讯站退伍，分配到南宁市民政局当打字员，一直干到1992年调到南宁市郊青龙岗长安墓园，任科长。他生有一个异常美丽聪明可爱的女儿，3岁患白血病住院，终因不治而不幸亡故。那时夏副月薪仅百多元，为了医治爱女，几年里，他变卖了全部家产，更耗尽了心血。他只恨回天乏力！女儿就在殡仪馆里火化。按老人的说法，晚辈火化后不能留骨灰。他就将骨灰一撮撮撒放到殡仪馆的这处花丛中。三角梅是一年四季永开不谢的，他就想，女儿和这花一样永远活着，也永远盛开着。夏副乐意来殡仪馆工作，而且一干10多年，他说也有天天可以看到和陪伴爱女的意思。他还清楚地记得火化那天，女儿的衣物和玩具拉了一整辆吉普车，其中有许多是崭新的，大多是亲友感到女儿太可爱而赠送的——准备一并火化时，有朋友觉得太可惜，转送到福



利院了。

死者长已矣！爱女没有了，但夏惠宁将她的照片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这样，不论他走到哪儿，女儿仿佛都不离身边……

（笔者：2001年5月17日上午，在殡仪馆会议室，我采访了夏惠宁，问起这事。他从钱包里拿出女儿照片递给我。是4寸见方的彩照，果然非常漂亮，大眼睛，卷发，有两只小酒窝，极像洋娃娃，真是人见人爱，坐在摆满了玩具的沙发上。夏副说：“我总随身带着它。生时她喜欢玩，我答应带她去北京——可惜没来得及去成！现在我带着她去过了北京，和全国各地，还去过新马泰，我要让她游遍名山大川。这样也算圆了她的梦，心里也觉得对得起她了。”停了一会，又说：“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有13岁了……”）

这真是一个隽永的故事，催人落泪的故事。

后来张燕进而了解到，夏副1983年在部队入的党，任过班长兼司务长。其岳父当过韦国清上将的翻译官，是级别很高的离休干部。而自从1993年爱女夭折后，夏副爱人曾怀过一个，不幸又流产了，此后至今夫妻俩都年逾40了，再也没怀过孩子。

总之，一连串的打击纷至沓来，但夏副工作是工作，从来是认真，负责，达观，与人为善；个人的哀痛和不幸从来深埋在心底。

这就是老军人，老党员，老殡葬人。这就是硬汉。

张燕觉得夏副不简单，也不容易。她很佩服这种舍小我而顾大我的人。所以，每天上班当她路过那处火焰般的花丛，都会想起那个美丽的女孩，都会向她遥致心中的哀思。

有这样一位老军人，更令张燕敬佩。

他叫程大方。1960年参军，次年因公左腿致残，1962年怀揣二级甲等残废证退伍。1964年主动要求到殡仪馆——当年叫

火化场，而且成立仅一年，杂木丛生，荒坟累累，收殓用一辆旧“解放”，火化炉是人工操作黑烟滚滚的柴油炉。

他放弃街委会主任的官不当，他舍弃轻松的按摩院的活不做，就干这老殓葬！而且一干 36 年，直至 2000 年退休。不论保管员、会计、业务员、骨灰存放管理员，或是撰写挽联的活，他都干过，而且都干得出色。他还有发明创造：经过整整 3 个月的近百次修订，他终于捣鼓出一套简便易记的、按数号划段的全新的骨灰存放管理方法，在区内几个城市殡仪馆得到推广应用。他先后 18 次分别被评为市民政局的先进个人、学雷锋积极分子、残疾人标兵。张燕 1998 年转业来馆后，他几次找她谈心，介绍殡仪馆的发展历程，手把手教她书写挽联，鼓励她敬业爱岗，要过好从警官到殡葬工的转化这一关。

后来张燕发现，这位腿脚不便的老人简直就是殡仪馆里的一面无声的旗帜和活雷锋。他无数次地无偿加班；他多次拒收红包或上交红包；他非常正直，敢说，敢批评人而且不怕因此而得罪人；他与无意中酿成事故后曾经一蹶不振的青年工人促膝长谈使她再鼓锐气；他与每一位新进殡仪馆的部队转业人员和大专生谈心拉家常；他在 35 年中坚持不懈地写入党申请书最终在 1999 年亦即他退休的前一年遂了心愿。

.....

越是在殡仪馆工作下去，越是和同事们朝夕相处，张燕越是强烈地感到：除了“花丛里的故事”以外，还有着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除了像程大方这样的默默苦干不求闻达的老典型之外，还有着很多值得自己引以为榜样的优秀人物。她觉得殡仪馆的员工是一个很好的群体，这里群星灿烂；而自己，从这里获取了丰富的营养和进步的动力。

如果就全馆的事迹和整体形象而言，可以用得上“成就斐然”四个字：市区火化率连年保持在 95% 以上；在 1997 年和





1998 年两年中，先后 4 次分别被评为全国、全区殡葬改革先进单位；近年，相继 18 次分别被评为文明、绿化、卫生先进单位，19 人次分别被评为全国民政系统先进个人或区、市劳模和各类先进；1996 年，被民政部评定为国家二级殡仪馆，这个等级直至 1999 年仍属西南地区最高（亦是首家）；馆场布局与建设以及馆内美化、绿化达到“生态馆”标准，为西南地区一流。

如果就个人形象和表现而言，张燕觉得有许多同事在自己面前树起了一根根值得自己看齐的标杆。

比如，老工人中——

黄秀莲：1970 年，年方 25 岁就毅然当上收殓工。一千 27 载。经她亲手收殓、化妆、整容的遗体多达 10 万具。27 年里主动加班加点多达 300 多天，不要一分加班费。退休前的 10 多年间，为全区 20 多个地、市、县殡仪馆培训技术骨干 400 多人。党的十五大代表、武鸣县殡葬管理所党支部方英梅就是 1980 年受训于她的门下。她年年被评为单位先进生产工作者，8 次被评为市民政系统先进个人和优秀党员，5 次出席市先代会。她所带领的收殓班，先后 12 次被评为单位、系统和南宁市先进集体。而她最令人难忘的闪光点是：她 1976 年被吸收为国家干部并被任命为市殡仪管理所副所长，她却于 3 年后的 1980 年主动让贤，以“文化水平太低工作能力有限”为由，先后两次主动向组织递报告，硬是辞去了副所长之职，并不再保留干部身份。

李明远：1965 年由市汽运公司自愿请求调来开殡葬车。从当年破旧不堪的老“解放”开到现在先进的“五十铃”，他一千 30 多年。他把家搬到火葬场。他安全行车 60 万公里，接运尸体 5 万具。改革开放之初，他以前的老同事劝他这个驾车老把式开客车捞大钱，又介绍他任汽运学校总教练，他一概婉拒了。他“一专多能”，行车是司机，停车是收殓工，每年由他自己开车、自己抬运的尸体达 600 具以上。他严于律己抵制歪风，每年他推

辞的红包、烟、酒都在百例以上。“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我能做的事，我就去做。”这话他常挂在嘴边。他真是这样做的。在1986年和1991年，他在没图纸、缺资料、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由他自行设计、自行安装了两组贮量各为30具尸体的冷库，为所里节约开支25万元。冷库投入使用后，不仅改变了过去那种防腐质量难以保证、劳动强度大、对职工健康不利的福尔马林防腐方式，而且每年还可创收30万元。

又如，老领导中——

陈国生：殡葬管理处党支部书记。在部队共24个年头。今年52岁。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他任连长，深入对方十几公里，三次险死又三次奇迹般地生还。回国立了三等功。他常说：“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1983年，到广西军区桃源干休所当管理员，正营，文职11级，一干11年。1993年10月转业到殡葬管理处当书记。——这里面有“故事”：当时市民政局领导找他谈话，有3个单位任他挑选，一为福利医院行政科干部，二为新阳造纸厂政工科长，三为市殡仪馆当书记。而且希望他选择殡仪馆。他思想斗争心里打鼓了整整3个月，最终还是踏进了殡仪馆的门。一干又是将近8年。过去他从未干过政工，来了就诚心诚意虚心地向即将卸任的老书记学。全馆的思想政治工作、人事、各种杂活、临时帮有病的同志顶个班，甚至亲自到一线干收殓……他就像老黄牛，不知疲倦。这中间，上级曾动员他调任植物路军干所所长，他回答：“不去了，干到老算了。反正，不‘臭’也‘臭’了，就‘臭’到底了……”

曾立和：现为市殡葬管理处处长。从1976年至今25个春秋，他从收殓、化妆、会计、总务、业务、驾驶员，一直干到领导，他是一个一个阶梯脚踏实地干上来的。他对殡葬工作非常执著。改革开放之初，有人资助他做生意或跑运输；有人帮他找门路调离；后来，甚至自治区民政厅给他安排高就，他一概婉拒，





仍然坚守这方阵地。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和文化素质，他刻苦攻读3年，以优异成绩拿到了广西区党校政治管理大专文凭。他先后撰写的论文《浅谈农村殡葬改革》、《论提高殡葬职工队伍素质》、《谈殡葬系列化服务的效应》等，在四省五市殡葬改革联谊会上得到各地同行的一致好评。他既当官，又不忘工人本色，任务重人手紧的时候，他就去验尸，每年经他亲自收验的尸体超过500具，开接尸业务车10000公里左右。他是一个永不停止创新步伐的改革派。在馆里，他率先推出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健全岗位管理责任的改革方案，使馆里“双效益”显著提高。他根据实际，完善服务体系，亲自组织规划设计了车间、服务引导、骨灰安放仪式等新项目。他力排众议，决策创办皇帝岭公墓，年创收逾百万元。如今，你步入殡仪馆，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阵阵惊叹，一句话：旧貌换新颜！鸟语花香的绿化长廊；金碧辉煌的骨灰存放楼；雄伟壮观的追悼厅综合服务楼；已从单一服务型向服务管理型转变，服务形式从单一火化发展为系列化服务，形成了接运尸体、冷藏、化妆、单间守灵、丧品供应、代写挽联、告别、火化、骨灰寄存、公墓安葬配套成龙的完善服务体系……他获得过多次和多项个人荣誉，仅1997年就分别荣获全国和全区殡葬部门先进个人称号。职工们发自肺腑地说：“如果没有曾处长的敢干，敢闯，敢为和锐意改革，就不会有殡仪馆的今天。”

再如，大学生中——

阳水平：原是中专生，毕业于民政部长沙民政学校民政管理专业；后来自学法律拿到了大专文凭。这是一个相当有头脑、有创见、有个性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他从长沙先分到广西干休所搞摄影，常到殡仪馆为一些亡故的老干部拍遗容；久之，对殡仪馆有了认识和感情，就主动要求调来。一来就到一线，一干5年。这期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言苦，从不言累，从不言退。而且，他干殡葬工，从无自悲心理，相反引以为自豪。其妻



在福利医院当护士。他对别人说：她不如我，——她的传染概率比我高，工资比我低，干活比我累。朋友聚会，相互介绍，介绍到他时意欲含糊其辞，他毫不掩饰坦言：“我就是殡仪馆的，天天摸死人！我没必要拐弯抹角……”众皆愕然失色。他常向馆领导提出一些改革和管理方面的很富创造性的建议。2001年2月，殡仪馆竞聘几位副职领导，他自荐担任业务副馆长，他的竞聘词上有这样的话：“我还年轻，能较快接受新生事物，有创新精神，有勇气迎接挑战，也有时间去改正自己的失误和缺点，正所谓‘年轻不怕失败’……”结果他赢得了阵阵掌声，支持他当选的呼声甚高。

……

所有这一切——这些老工人，这些军人，这些领导，这些大学生；以及由这些人组成的群体，——都使张燕觉得置身于一个和谐团结的大家庭之中，有一种幸福感。

她对笔者恳切地说过：“在殡仪馆，我生活在一个很好的集体中，我能够向这些朴实的老工人、意志坚强的复转退军人、知识丰富生机勃勃的大学生们学到许多过去学不到的东西。我想，正因为以老带新，这里充满了活力；正因为新人辈出，这里洋溢着生气；正因为有久经砺炼的军人，这里饱含着正气；正因为有年轻的大专学生，这里迸发着青春的激情和充盈着知识的氛围……”

“满招损，谦受益。”“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些古训，张燕是记得的。

类似的话，她不是今天才说。在1999年“七一”，市民政局召开的党员代表演讲会上，她就说过：“……在殡仪馆56个职工中，我是个新手；在20个党员中，我是普通的一员；在12个复转退军人中，我几乎是最后一个到的；在13个大专学生中，我的知识面不如许多人。所以，我时刻牢记毛主席对我们的谆谆教



悔：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这次演讲中，她还谈到自己的择业观以及进了殡仪馆的一些真实想法：“俗话说：树要皮，人要脸。想找一份说起来欢心、干起来舒心、对后代放心的工作，是人之常情。但我感到，如果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面子、票子和孩子而去四处奔波，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还要我们这些部队转业干部，要我们这些受过多年教育的共产党员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自己既不是傻子，也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走投无路的选择。我为能够成为一名平凡的殡葬工作者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从此，张燕更像上足了发条的钟，鼓足了风帆的船。

今年“清明”加上周六和星期天，她和大家一样，连续加班3天。但此前她已连续不断荏干了半个月，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一天上上下下存取上千只骨灰盒，她的10个手指充血，肿得像被水泡过一样。而此时，年仅3岁的女儿正感冒发烧打着吊针，领导让她请个假照看一下，她说：“没事！”只对丈夫说了声：“要加班，孩子你多费心了！”就又赶到了殡仪馆。

转业3年来，经她手妆殓了几千具尸体，没有哪具让家属挑出毛病来，她的满意率总是百分之百。有人说：“张燕，这是干啥活呀？死人一推进炉子，转眼间就灰飞烟灭了，你何苦这么认真呢？”她回答：“我们是妆殓工，而不是装卸工。死者的遗容，他们活着的亲人是看得到的，也是记得的……我们干一行就要爱一行，干好一行。”

3年1000多天，她一直在一线默默当妆殓工。她从未对同事提起过当初在“双选会”签约时单位签的是担任办公室秘书这茬事。她总想到一线任务繁重人手紧张。原先认为张燕下一线只不过是走过场找块升迁的跳板，可不久同事们就被这位胆大心细，责任心极强的转业女军官所折服。大伙说：“张燕有一种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吃苦的执著精神。她好像一团火，温暖了大家的

心，也温暖了这个冰冷的世界。”

她就一门心思干好殡葬。

不乏“典型事例”和“精彩回放”。

1999年7月。一天，一位年仅20岁的姑娘死于车祸。从照片看，死者生时算得上是美丽的。出殡那天，张燕准备为她整容。可一看，不但面目全非，而且脸相狰狞，只见脸上、头上净是血污，头发凌乱并且已被污血凝成了“发饼”；后脑颅骨似熟透了的石榴裂开，头皮外翻，暴露的颅腔内脑浆和血浆模糊一片，真是令人惨不忍睹。要想通过整容恢复原貌难度十分大。这样特殊的死者张燕还是第一次碰到。死者亲人向她投来期盼的目光。为了使事主尽量得到安慰，张燕决心迎难而上。她立即跑回宿舍，找来一本介绍整容技巧的书，对照书上列举的相关办法，先用双手挤压裂开的颅骨，使其复位；然后再用针线缝合外翻的头皮，最后再细心清洗死者身上和脸上的血污，再对照遗像梳理好死者的头发。死者容貌基本得到了恢复。这时，她发现缝合的头皮还有几公分长的痕迹露在外面，头发无法遮盖住，美中不足，使整容效果受到影响。她灵机一动，将死者亲友献上的鲜花放在脸旁，很自然很巧妙地将创痕遮掩了，再在脸颊上略施粉黛轻抹唇红，美丽的姑娘平静而安详地躺在花丛中。为这具遗体，张燕忙乎了将近两个小时。死者的朋友感动地紧握张燕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又走到尸体旁，轻轻地说：“玉子，你可以安心地走了。是殡仪馆这位好心的大姐让您又变得跟以前一样漂亮，你在‘天上’要好好感谢她。”

1999年盛夏的一天，一位妇女被火车齐腰碾断，碎骨碎肉和脑浆溅得到处都是，死者亲属看着这具残缺不全的尸体，悲痛欲绝。张燕和同事赶到后，首先将上下两截残躯托上担架拼接好，按理再将那些稍为大块点的碎骨碎肉捡起来就可以了。这时，太阳已快落山了，后面还有六七十公里坑坑洼洼的山路，虽





然有殓车，也够难挨的。真是时间不等人！同事们都催促着。但为了让这位不幸的人“好点走”，也为了尽量得到一具完尸以减轻死者亲属的悲痛，她对同事们说：“我们再辛苦点，尽可能捡齐了再走。”此时她的脑际“蒙太奇”般地跳出六七年前在龙州水口边检站的一组镜头：“妈勒罩”，在河沿栽红薯；双腿被地雷炸飞，血肉模糊；她在树梢上荆棘中草丛里一点点、一片片地捡拾老人的残骨碎肉……现在，她另拿一块消毒布，赤手将飞溅到路基石、草丛和山坡的骨屑肉碎，一块块、一粒粒地捡干净。对飞溅到铁路基石上的小块小粒，她也不放过。她掀开碎石，一一用手抠出，待到捡完时，她的指甲已经抠出了血，双手全是血和泥。她待死者如亲人。死者的一位亲属哽咽着对身边一位八九岁的小女孩说：“孩子，快给阿姨鞠个躬，是她让你妈妈完完整整地‘回家’的呀……”

小女孩给张燕深深鞠了一躬。看着这张布满哀伤的稚嫩的脸，张燕泪水大颗大颗往下掉，道：“别再给孩子心里加压了！”返回的路上，她对女同事说：“我们都是做母亲的。现在这孩子那么小就失去了母亲，而那年轻的母亲在孩子未成年时就离开了人世。这一幕太悲惨了！如果我们的工作不尽量做好些做细些，于心不忍呐！”

类似的事当然还有。

这是 2000 年 8 月的一天，张燕和同事去市郊青秀山脚下的邕江边收殓一具高度腐烂的男尸。当时，尸体所在地与停车处直线距离不少于五六百米，而且必须翻过两座荆棘丛生、没有小路、坡陡崖峭的山。有同事提议：由事主租船将尸体运到岸平缓的上游，再进行收殓。张燕感到这样做与殡仪员工全心全意为事主服务的宗旨不符，说了句“我们还是辛苦点抬过来吧”。说着便第一个闯进了荆棘丛往河沿走去。这是一具在炎夏中死了多日的、散发出钻透肺腑恶臭的、不轻于 90 公斤的尸体。而且半

个身子浸泡在水里，由于高度腐烂头发已自行脱落，尸体的身上和周围爬满了蛆虫和苍蝇。她和同事们抬着尸体艰难地行进。山“路”忽高忽低，而且根本无法看清“路”面。他们就一脚高一脚低地一步一探地攀援。为了不使尸体在爬山攀崖时滑落地面，她干脆将担架架在自己的双肩上，一只手牢牢地攥着担架，另一只手则不停地拨开或抓住前面的草丛、荆棘。从尸袋里流出的腐尸臭水不可阻挡地滴落在她的身上。她的脸、手和脚被茅草、荆棘和利石刺划得血痕累累。历尽艰辛 3 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将死者抬上了殓车。死者亲属见状，无不动容，他们想不出更好的感谢方式，硬要塞给她 200 元钱，但她谢绝了。

还有一则偶获巨款而不昧的故事。

这是 1998 年 11 月。一次，张燕和同事为一具男尸化妆。死者 40 多岁，民工，一家子从乡下到省城南宁打工。其体弱有病，又兼患恐高症，有一回施工，突感头晕目眩，一失足从高高的脚手架上坠地而死。家属要求他们为死者换寿衣。张燕操剪刀熟练地剪开旧衣，发现贴身衣袋里有一硬物，取出一看，却是一本 3 万元的存折，户主姓名正是死者。张燕当即与马木生、赵宁怀两位师傅将存折原璧送还亲属。大感意外和惊喜的亲属一定要重谢他们，塞给她一个 500 元的红包，被她婉却了。

张燕对笔者说过一句富含哲理的话：“妆殓工作看似简单，但其实很简单。它既是做死人的工作，也是做活人的工作。它关系到千家万户，因此它有着非常宽广的求索空间。”





第九章 不是尾声：此刻难忘

北京。

2001年5月28日至30日，全国军转安置工作暨表彰大会在这里召开。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盛会。可以说，自建国以来，对军转安置工作的会议，还从未有过这样的隆重和高规格。“最可爱的人”是应当受到最高礼遇的。

大会共表彰了150名军转干部。他们被国务院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小组、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授予“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荣誉称号，享受省、部级劳动模范待遇。

这150名当中，有张燕。

在北京，最使张燕难忘的是三件事：江总书记接见；登上天安门城楼；瞻仰毛主席遗容。

28日晚，她在住地京丰宾馆给母亲打长途：“妈妈，妈妈，告诉你：明天江总书记要亲自接见我们……哎呀，我真是太激动了！什么什么，电视？肯定会播的，明晚你就会看得到……”

29日清晨，她早早起床，穿一袭浅蓝西服套装，白衬衣，扎上一只蓝白相间条纹的小领结，精心画了眉，脸上轻轻抹了淡胭脂粉，涂了玫瑰色唇膏——这些，都是从未有过的。

上午9时，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和他们见面，合影。



江泽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受表彰的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军转安置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广大军队转业干部和从事军转安置工作的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江泽民没用讲稿。他的话张燕一字一句都记得住。

总书记说：在裁减军队额 50 万期间，军转安置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3 年来，大批转业干部得到了妥善安置，保证了中央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为加强军队建设、保持军队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特别是从事军转安置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应该充分肯定。今年，中央颁布了《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这是干部人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各级党委、政府和军队各级组织要密切配合，共同努力，通过加强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督促检查，切实搞好对计划分配的军队转业干部的接受安置工作，搞好对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军队各级组织要注意教育引导即将转业的干部，服从大局，支持改革，体谅国家和地方的困难，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勇于到国家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5 月 31 日，张燕从北京返回南宁。

首府的多家媒体——《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南国早报》，《南宁晚报》，都对张燕赴京的前前后后作了连篇累牍的跟踪报道。

但我需要的远不止这些。我得给我这本不厚的书找一个“尾声”。所以，我还得去挖“矿”。

6 月 2 日，周六的晚上，我叩响了张燕的家门。真巧，他们全家老小都在。他们真诚地欢迎我这位造访过他们家好几回的老朋友。

我问张燕父亲：“高兴吧？……”

“高兴！咋不高兴呢？”老人将电视关闭了，“闺女出息了，做父



母的能不欢喜吗？中国古话说人生有三大乐：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张燕这回获了全国劳模，也算得上是‘金榜题名时’了吧？所以能不乐吗？又望着张燕说，“可是乐归乐，光荣归光荣，你可得好好干，要干得更好。这荣誉可是党和国家给的，这里头也有你同事们的汗水。你不干好，谁你都对不住！”

“你呢？”我问张燕母亲。

“我没啥好说的啦。该说的老头儿都说啦，就这么个理吧，张燕你要更使劲干就是啦……”母亲满脸堆笑地说着，又将手中正在看的照片递给我。

这是一张长长的大幅彩照。前排坐着江泽民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后排，依次往高处站的代表中，我找到了张燕，她的笑容十分灿烂。

“该你说啦！”我掏出采访本，对张燕说。

她的女儿正在她怀里闹腾得欢。她将孩子交给了小保姆。

“报上都写着有，我看内容差不多就这些……”她带歉意地笑笑。

我带否定地笑了笑。我知道她有写日记的习惯，这回这么重大的事她少不了会写。我正想启发她说些什么或问她有没有日记什么的……她的先生罗奔却开口了：“张燕，你不是写有日记吗？不如给何作家看看，这样大家都省心……”

张燕依然微笑着，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得到了这篇日记，是5月31日也就是她从北京飞回南宁的当天晚上写的。

我迅速看了一遍。我获得了意外的惊喜。我敢说，这是我所看到的张燕所有的日记和书信中，写得最用心最动情也最抒情的一篇。

言为心声，日记尤其是。这篇日记，她将自己的心情，心态，喜悦与疑虑，现状与将来，展露得如此真实和透彻，所以我

根本无须替代也绝对替代不了。

我只能忠实地原原本本地照录于斯。

……回来了！带着鲜花和荣誉，带着与江主席、朱总理等几位领导人的合影，终于从北京回来了。当市人事局李局长和市军转办范主任亲自把我送回家，在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我才从连续五天的激动与亢奋中找回了一些平静和轻松。

作为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获得者之一，5月27日上午，我乘飞机上京参加表彰大会。市民政局郑书记、张副局长、市人事局郑副局长、市军转办范主任以及本单位的陈书记亲自到机场为我送行，令我感到莫大荣幸。组织对我如此关爱，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当我乘机飞上云端，透过机窗眺望蓝天白云的时候，我在想：我转业才3年，做的也仅仅是一些分内的工作，祖国和人民就给我这么高的荣誉，而那些长年累月奋战在殡葬一线的老职工们，他们付出的劳动与艰辛比我多得多，但却一直默默无闻。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当我从北京载誉归来，他们是否会用异样的眼光看我呢？或者，心理上会不会感到不平衡呢？……这些问题既不愿意去想但又不得不想。

到京以后，当得知自己是惟一一位殡葬行业的代表，将和另外12名获奖者代表全国150位模范军转干部上台领奖时，心里真是激动万分！想到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收殓工，即将受到江泽民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合影留念，那种心情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5月29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盼望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当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胡锦涛副主席以及张万年、迟浩田、曾庆红等领导人步入大厅时，与会全体代表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激动得手都拍红了。江主席发表了即席讲话，阐述了军转工作和军转干部的重要性，声音洪亮有





力，我字字句句都听得清记得住。能在现场亲耳聆听领袖的讲话，实在是令人无法忘怀。当时我真羡慕那些站在第一排能跟江主席握手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纪律规定，我想我会挤到前面握住江主席的手说：“江主席，您好！”

在我们的住地京丰宾馆，我有幸和广西人事厅厅长孙屹大姐同住一室，得以亲聆许多她对我的鼓舞和教诲。还有，自治区副主席周明甫也来亲切看望我们，说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

今天中午，我乘飞机从北京又回到了南宁。市民政局、市人事局的领导再次亲自到机场迎接。随后，市委黄汉明副书记、郑军健副市长还亲切接见并表示热烈祝贺，称赞我为南宁市争了光，为殡葬人争了光，也为家人争了光，同时勉励我把荣誉变为动力，为首府南宁的殡葬事业和殡葬改革作出更大的贡献。这种场面着实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只想着日后一定用实际行动来报答领导的关怀。

这几天来，在鲜花、荣誉和掌声中，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转业干部的高度重视，社会和人民对殡葬事业的关心与支持，同时自己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说当初选择殡葬行业时靠的是一股勇气与挑战自己的决心的话，那么今天要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做出更大的成绩，需要的却是更坚强的意志、更大的热忱以及更成熟的处事经验等等。虽然不少人为我高兴，但也难免有些人会不以为然，甚至还可能冷嘲热讽。今后如何面对，我真的没有太多的底。跟罗奔说出自己的心思，他说得很简单：“你还是你，你要赢得别人的爱和理解，你首先要主动去爱和理解别人。”话虽有道理，但是说比做起来容易啊！不过，今晚市人事局李局长送我回家时讲的一番贴心话，倒让我听了得到一点安慰，减轻了一些后顾之忧。他说：“张燕，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这很正常。但是荣誉只属于过去，今后如果你再做出成绩，组织还会再表彰你。当然，组织也是允许你有选择的。但是不管你选择

什么岗位，我和范主任仍然会关注你的将来……”

写得够长的啦，就此打住吧。明天我又将和往常一样开始我的工作。反正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朝着太阳走，那么影子就让它永远留在后面吧……

“那么明天会怎样？我是指殡仪馆的明天，你的明天。”我紧扣住“明天”这个话题问张燕。

她依然微笑着。我从这个微笑中看出了她比以前的成熟。沉思了一会儿，她信心十足地说：“明天肯定会更好。真的！在去年10月，馆里曾派我们6个人——阳水平，苏英杰，张丽华，雷云芳，李春生，我——到重庆，学习了1个月殡葬业务计算机管理。现在馆里又买回了13台电脑。很快我们就会实行电脑程序化管理，到时候我们所学的就会派上用场，而殡葬服务将会更加高效率。再一个，听领导说，不久我们还会在南宁郊县再建一座新殡仪馆，将比现在这个面积大3倍多，达到500亩，我们将更加焕发出“南滨人”那种“再争一流，再上等级”的巨大热情，以“生态馆”的高标准，开辟和建设好我们这个新战场。所以，馆的明天和我们的明天将会更好，这是确定无疑的！”

她说得斩钉截铁。

这个晚上，一切都让我感到很满足。

我与这幸福的一家人一一握别。

我与他们分手。夜深了。华灯熠熠，繁星点点。不知从哪间屋里传出舒缓而深情的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对自己的承诺……”我就想起，《南宁晚报》一位叫李艳的年轻女记者写的一篇关于张燕的很感人的报道，文章开篇就引用了这两句歌词，并且她接着写道：“这是张燕最喜欢的一首歌词，她把它赫然写在日记本的封面上。”我无幸看到张燕的这本日记和这本日记封面上的这两句歌词。但我信！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春无悔：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张燕/何培嵩著．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7

ISBN 7 - 5363 - 3921 - 6

I. 青... II. 何...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3927 号

· 长篇报告文学 ·

QING CHUN WU HUI

青春无悔

——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 张燕
何培嵩 著

责任编辑	徐 美
封面设计	柳 集
责任校对	韦彩娟
技术设计	蓝剑风
出版发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广西区计委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
字 数	80 千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3-3921-6/I·955

定价：8.00 元